

山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

第三集

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威震四方的“神枪班”.....	(1)
民兵队长李刚.....	(10)
两把杀猪刀.....	(15)
夜捉伪团长.....	(19)
十字路镇传凯歌.....	(22)
刘菜园联防队.....	(28)
“抗日模范村”——桥南头.....	(31)
“五烽雷”飞上莱山顶.....	(37)
小沽河畔杀敌寇.....	(39)
渡海夺枪.....	(48)
宝屏山下巧布雷.....	(53)
石门坊前歼残敌.....	(55)
模范民兵爆炸队.....	(61)
粮站卫士.....	(66)
盘龙山十一勇士.....	(72)
捉匪记.....	(79)
珠山歼匪记.....	(83)
三打还乡团.....	(94)
清水泊民兵游击队.....	(99)
沂河“引渡”淹匪兵.....	(105)
任常伦当民兵的时候.....	(108)
艾崮山下英雄儿女.....	(113)
两仗歼敌百余人.....	(118)
父子三杆枪.....	(120)

威震四方的“神枪班”

一天深夜，大地一片寂静，圆月把道路、房屋照得雪亮。在日伪戒备森严的博兴城里，只见五个身影一闪，就神不知，鬼不觉地进到一个“交通员”家里。他们就是被清河军分区命名的博兴“神枪班”。这个以刘佃三为班长的五人战斗集体，在县委领导下，经常深入敌占区，“拔钉子”揍敌顽，使日伪军闻风丧胆，成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锋利的钢刀。

奇袭天齐庙

一九四四年，日寇的“大扫荡”宣告破产后，安设的大小据点，也很快被拔除，唯独盘据在博兴县城周围据点里的敌人，还依仗着重兵保护，继续为非作歹。

农历十月十五日夜，神枪班又悄悄摸进县城，来到地下交通员张大爷家里，听完张大爷的侦察报告，就研究起战斗方案。班长刘佃三说：

“县城周围的四个据点，我看应该先拔掉天齐庙。因为天齐庙位于县城东关两条公路交叉的地方，控制着交通要道，位置非常重要。驻守在这里的一个中队伪军，虽然数倍于我们，但这伙狐群狗党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没有多大战斗力，加上这些家伙没有亲自尝到我们的厉害，还比较麻痹。另外，这里距其他据点比较远，有利于我们活动。我看……”

说着，只见他攥紧拳头猛地向桌上一击，象要一拳把天齐庙砸个粉碎！

同志们听了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充满信心。这时刘佃三又说：

“不过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五个人捉几十个人也不容易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，‘优势而无准备，不是真正的优势，也没有主动。懂得这一点，劣势而有准备之军，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，把优势者打败。’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好好地准备。我们要开动脑筋想‘点子’，要乘其不备，来一个奇袭。只要袭击成功，几里外就是根据地，估计敌人不敢离巢追击，我们完全能押着俘虏撤回去。”

“说的对！”张大爷插嘴说，“怎么打法，我先打了个谱，不知妥不妥？”

这么一说，大伙都凑过去，听张大爷细说了一遍。立时，大家眉飞色舞，不住地称赞是“好办法！”……

第二天傍晚，天齐庙前和往常一样，虽是交通要道，行人却寥寥无几。人们宁愿多绕几里路，也不愿到这里找麻烦。

据点的伪军门岗王吡牙子，瞪着两只贼眼，贪婪地扫视着四方的大路，盼望着来个携带财物的过路人。盼着盼着，天快黑了，果然来了五个人，王吡牙子顿时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心想，发财的机会到了。但是，等那五个人走近了，他却泄了气。原来，那五个人身穿白“孝衫”，是出殡后到街坊“谢丧”的。

“我他妈的算倒了穷运，没碰到一回发财的差事！”

王吡牙子正骂着，猛然，看到那几个人兜起的衣襟都鼓鼓囊囊的，心里有了主意。

“妈的，发不了大财发小财，弄下孝馍馍，也是白拣。”想到这里，王吡牙子就朝来人大喝一声：“呔！给我滚过来，把馍馍都留下！”

“老总，吃了孝馍馍可不吉利！”一个身穿白孝衫的大个子边说边走过来。

“什么吉利不吉利，老子就知道白馍馍好吃！”王吡牙子说着凑了过去。只见那大个子往衣兜里一伸手，嗖地一声，拿出一只乌光油亮的盒子枪。王吡牙子见势不妙，张嘴要喊，嘴刚一张，一块手巾就塞进嘴里。与此同时，枪也被另一个穿孝衫的人摘去了。接着，另外几个人七手八脚把他牢牢捆了起来。

原来，那几个穿白“孝衫”的人，就是神枪班的勇士们。

刘佃三留一人警戒，脱下白孝衫，率领大家，风驰电掣般地冲进了天齐庙。

这时，天齐庙里的伪军，正象张大爷侦察的情况一样：匪兵们吃过晚饭，都挤在南厢房里，有的打牌，有的喝茶，有的围拢在一块听下流故事。只有“正殿”里空无一人。神枪班的赵立芳，一个箭步跳进南厢房，用枪点住了乱糟糟的伪军。匪中队长郑英臣和几十个伪军，呆若木鸡，一个个举起了双手。当看清了进来的只有四个人时，他们的枪早被收拾干净。不一会儿，俘虏集合好了，刘佃三命令他们背上卸下枪栓的武器、弹药和其他物资，排成长串被押出了据点。

刘佃三看看队伍已经走远，就把五件孝衫送还张大爷，然后把天齐庙点上火，才迅速离开。

城里各据点的日伪军，看到天齐庙升起浓烟，赶来解救时，城内又响起枪声。他们又调转枪口，猛烈射击。叮当

一阵之后，敌人才发现除了自己人互相残杀外，不见一个“八路”的影子。他们只好抬着同伙的尸体，抱着神枪班撒下的传单，心惊肉跳地逃回炮楼。

夜摸北极阁

天齐庙据点被拔除后，挖掉了敌人在交通要道的“眼睛”，方便了游击队的活动。但是，城内北极阁据点，仍是一大威胁。县委又将拔除这个据点的任务，交给了神枪班。

北极阁，位于博兴城内，高出地面三十余米，站在阁上可俯瞰全城，它是日伪的中心火力点。日寇非常重视这一据点，特派名牌“三角部队”一个小队和伪军两个小队驻守，还配备着小炮和重机枪。阁子的周围有宽宽的“护城河”和层层铁丝网、鹿砦，外围还有碾光的三百米开阔地带。同时，天齐庙事件刚刚发生，敌人余惊未息，特别加强了警戒。在当时的条件下，拔除这样的据点，确实不是件容易事。

神枪班接受任务后，立即派人进城，找到打入北极阁伪军中的“内线”赵法泉同志，约定了时间、地点、信号，研究了行动计划。不过，如何爬上三十多米高的北极阁，却一直没想出好办法。回到驻地，刘佃三把这个难题向驻地党组织作了汇报。老支书又找来几个熟悉北极阁结构的民兵一块合计，群策群力，终于想出了个好法子。经过一天的紧张准备，农历十一月初三的深夜，偷袭北极阁的战斗开始了。

初冬的深夜，万籁无声，神枪班的同志们，背负着十三条梯子接成的“云梯”，匍匐着通过了北极阁外的开阔地。他们剪断铁丝网，拔除鹿砦，小心地做着每一个动作，几乎一点

声响也没有。

清除障碍以后，他们不顾汗流浹背，拚命地爬呀，爬呀，终于爬到了预定地点——北极阁的西北角。

“扑通！扑通！扑通！”刘佃三按照约定的讯号向“护城河”里投进了三块小砖头。

接着传来“扑通！扑通！扑通！”三声回响。同志们听到响声，知道“一切正常”，他们便迅速蹒过将要结冰的“护城河”。

“云梯”很快竖起来了，五个人影燕子似地飞上天空，翻过了北极阁的房顶……接着，他们先敲掉外围岗哨，又摸进敌人的巢穴。这时候，三十多个日本鬼子和六十多个伪军正横七竖八地躺在铺上，发出刺耳的鼾声。

刘佃三他们以轻快的动作，把敌人的枪全部收了起来，然后从一头开始，象拖死狗一样，一个个地把敌人从梦中拖起，堵上嘴，绑起来。

突然，一个伪军大喊一声：“快！神枪班来了！”

刘佃三等迅速隐蔽，揭开手榴弹盖，准备对付这突然的变化。

这时，只听另一个伪军狠狠揍了那个吆喝的家伙两拳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你叫神枪班吓破胆了，天天夜里咋呼，弄得我睡不好觉！”

听这一骂，刘佃三才明白，刚才的喊叫是敌人说梦话。不一会儿，两个家伙又“呼噜”、“呼噜”地睡过去了。于是，他们又继续绑开了“死狗”。就这样，近百名日伪军在睡梦中全部当了俘虏。

接着，神枪班放下“吊桥”，接应的民兵已按时赶到，在

夜幕里，大家押着俘虏凯旋而归。

刘佃三在后面又燃着了敌人的巢穴。平安撤出以后，城里才传出激烈的枪声。“乒乒乓乓”，实在热烈，成了欢送神枪班的“鞭炮”声。

第二天，各种奇闻传遍了博兴城。伪军们也窃窃私语，传说：“神枪班会飞簷走壁，昨夜就是飞进来摸了据点，撒了传单，烧了北极阁”……

巧毙伪司令

一九四五年春，神枪班去北镇执行一项任务。事情完成以后，天已傍晚，他们还没吃早饭，肚子里咕噜咕噜地直叫。正好，这天是北镇大集。刘佃三和大家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到集上吃了饭再走。于是，他们走进一家饭馆，叫了饭菜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但是，他们的注意力并没在饭上，眼睛一直注视着大街上走过的每一个人。

突然，他们几乎同时交换了下眼色，接着，放下饭筷，结账付钱，霎那间就大步流星地上了大街。

街上热闹异常。街两旁摆满乱七八糟的货物，到处响着商贩们的叫卖声。刘佃三几个人，不顾闹市，十只眼睛紧盯着前面一个头戴大沿帽，上下一般粗，象只狗熊似的家伙。那个家伙做贼心虚，不时扫视着来往的行人。从他的服装和腰里的“左轮”手枪上看，断定是个不小的汉奸头子。后边三个卫兵，个个配着“一长一短”，“盒子枪”敞着“机头”。刘佃三向其他四人眨了一下眼睛，一挥手，带领大家消失在人群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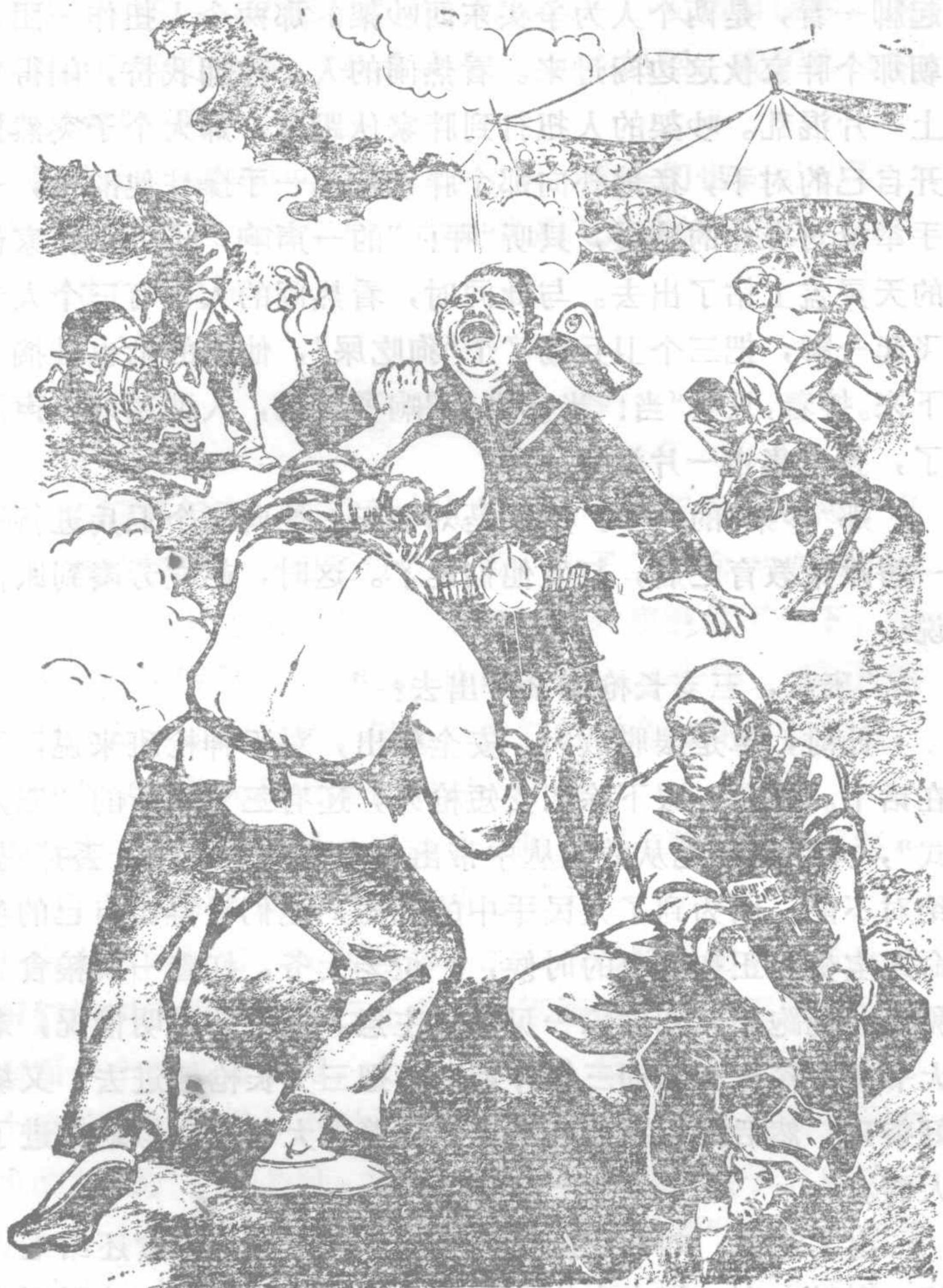
那个胖家伙走着走着，被拥挤的人群挡住了去路。他踮起脚一看，是两个人为争买东西吵架。那两个人扭作一团，朝那个胖家伙这边闯过来。看热闹的人，你拥我挤，闹得集上一片混乱。吵架的人扭打到胖家伙跟前，那大个子突然撇开自己的对手，猛地扑向那个胖家伙，一手攥住他的枪，一手举枪对准他的脑袋，只听“呯！”的一声响，子弹从胖家伙的天灵盖上钻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看热闹的人中有三个人各飞起一脚，把三个卫兵踢了个“狗吃屎”，他们的枪也被摘了下来。接着，只听“当！当！当！”响了三枪，人群轰地一声散了，整个集市一片混乱。

那“吵架”的大个，原来是刘佃三。他向三个卫兵进行了一番政策教育之后，打发他们走了。这时，赵立芳凑到跟前说：

“班长，三支长枪怎么带出去？”

此时，单是摆脱敌人，安全撤出，对于神枪班来说，不在话下。可是，眼下除四支短枪外，还有三支崭新的“三八式”，大睁白眼地从敌人丛中带出去，确是个难题。丢掉吗？绝对不能！因为到了人民手中的武器，他们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。正在焦急的时候，一位老大爷，扛着一袋粮食晃晃荡荡地跑来。刘佃三一见有了主意。他上前讲明情况，老大爷满口答应。刘佃三解开袋口，把三支长枪插进去，又绑好袋口，然后把粮袋放在肩上，拉着老大爷飞也似地钻进了人群。

出了北镇，刘佃三从粮袋里取出长枪，把粮食还给老大爷，谢过老人，领大家往南撤去。过了黄河故道，才听到北镇城外有“噼哩啪啦”的枪声。



枪声逐渐近了，刘佃三带领大家迅速离开了河岸。

这时，伪军的“洋车队”追到岸上，一个个“扑通扑通”跳下车子，趴在地上。听听没有动静，才壮着胆子爬起来。

“他妈的，博兴神枪班往南跑了。弟兄们，追！”

伪军急忙推车追赶，一个头目刚迈出几步，“呯！”从三、四百米处传来一声枪响，这家伙应声倒地。后边的伪军吓得七魂出窍，知道真的遇上了“神枪班”，赶忙折回头，跳上车，拚命往回逃去。

过了不久，城里传出风声说，神枪班在北镇大集上干掉的那个胖家伙，原来是敌人的一个“副司令”。

博兴县革委、人武部报道组

民兵队长李刚

长清城南一带，至今到处传颂着民兵队长李刚在革命战争年代，高举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伟大红旗，带领归德民兵，配合地方武装和主力部队，打日寇，除汉奸，灭蒋匪的动人事迹。这里记述的，就是其中的几个小故事。

敌穴“买”枪

一九四三年春天，传说县城里伪军司令部要卖枪。区委决定，派民兵队长李刚进城“买”枪。

一天，正逢城里大集。李刚身穿大褂，头戴礼帽，脚蹬高腰牛皮鞋，腰里掖着二十响的匣子枪，自行车上挂着点心盒子，顺公路朝长清城里奔去。城里拥挤着赶集的人群。李刚进了南门，穿过人堆，直朝伪军副司令徐景秋的住处走去。他进门就大声嚷道：“徐大哥在家吗？”正在家里闭目养神的徐景秋，闻声打了个愣。他欠欠身，上下打量着李刚问：“哪来的？”李刚爽快地答道：“济阳，刘府上的老三，名字长若。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大哥。”徐景秋心想：父亲和刘府倒是挂点亲戚，不过已多年不走动了。到了自己这一辈，早就抛到脑后去了。可一看李刚带的礼物，就赶忙招呼到屋里椅子上坐下。彼此寒暄一番之后，徐景秋不见破绽，便信以为真。李刚一看他上了钩，又说：“近日来，那里八路闹得挺

凶，打算添几支枪看家。我想大哥好说话，不知道冯司令那里……”徐景秋一听买枪，心想：有卖有买，送个方便，落个人情，就一口应承下来：“好说，不卖给别人，还不卖给兄弟咱吗？走，我和你一块去。”说着，两人就一前一后走了出来。

来到伪军司令部，没等李刚开口，徐景秋先给冯二皮做了介绍。冯二皮早想倒卖几支枪，捞一把油水。今天见买主上门，又是徐景秋介绍，便忙让勤务兵拿出两支匣枪递给李刚，要价是七千斤麦子。李刚接过枪，连称“好，好家伙！”然后，装作为难地说：“冯司令，这枪是要定了。不过，当时麦子没在手下，过几天我从济南‘悦来栈’给你拨来。”冯二皮一心卖枪，中人又是徐景秋，就说“差不了”，忙答应了下来。

李刚弄到两只匣枪，离开伪军司令部，直奔南门。此时，街上人心惶惶，一片骚动。李刚正纳闷出了什么事。只见身旁茶馆段掌柜的朝他递了个眼色，拉他进了里屋。原来李刚今日进城已被特务发现，伪司令部下令“全城戒严，活捉李刚”。李刚得知情况发生了变化，就暗暗告诫自己：要沉着、冷静，一定要把枪带回去，这是党交给自己的重要任务。想到这里，他离开茶馆，又二次闯进徐景秋家里。

却说徐景秋领李刚买完枪没有多时，警察局报告说：“有人发现李刚进城买枪。”徐景秋一听慌了手脚，冯二皮也命令马上关闭四门，增哨加岗，全城搜查。

李刚前脚进门坐下，徐景秋后脚回了家。他猛抬头，只见一只二十响的匣子枪，张着机头放在桌子上。顿时全明白了。心想：李刚百发百中，有隔墙穿鞋的枪法。此时此地，全家五口人的性命，全在他手里了，眼下万万不可惹。他战战兢兢地说：“此处人乱不方便，为啥还在这里？”李刚看透

了他的心思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事到如今，不必细讲。请你告诉冯二皮，我李刚在这里等他！”徐景秋忙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老兄不要多心，弟不敢那样……”

李刚心想：夜长梦多，送枪要紧。决定让徐景秋“陪同”，一齐出城。主意拿定，就向徐景秋“布置”了一番。徐景秋不敢怠慢，一一照办。于是，徐景秋老婆装病要到济南，李刚扮作勤务兵推车，和徐景秋跟在后边。三人各自想着心事，朝城南门走去。出了南门，李刚跳上自行车，带着两把匣枪，向正南飞驰而去。

智 战 王 二

李刚取枪来到国庄，已是中午时分。只觉唇焦口燥，肚子也咕咕直叫。心想：今天是国庄集，到茶馆喝点水再走。

李刚下了车子，刚来到茶馆门口，突然被一支手枪顶住了后背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西门里汉奸队长王二。这家伙外号叫“母狗”，是个一肚子坏水的铁杆汉奸。上司交代谁抓住李刚奖老头票五千块，他做梦都急红了眼。听说李刚常到国庄一带活动，就起早带了十几个汉奸赶到国庄集。李刚来到茶馆，正巧王二母狗在对门蹲着，他见李刚来了，就象饿狗扑食，猛扑过来。

仇人相遇，分外眼红。李刚早就想收拾这个家伙。他瞥了王二一眼，不动声色地招呼说：“噢，原来是你啊！”王二得意地回答：“那还用说！”李刚灵机一动，故意往王二背后一咧嘴说：“那都是你的人吗？”这时，王二满脑海里完全沉浸在五千块老头票里，心想：只要兄弟们一到，李刚插翅也



逃不脱。见到李刚咧嘴，就不由自主地扭头去看。刚一扭头，只见李刚飞起一脚，把他的手枪踢出老远。王二一看上了当，来了个饿虎扑食，朝李刚冲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李刚往旁边一闪，嗖地一下，抽出手枪，“啜”的一枪，结果了王二母狗。

其他汉奸闻声赶来，李刚早已鱼游大海无影无踪了。

沙河伏击

归德村北，有一条沙河，两岸堤高林茂，是进城的必经之路。

一天夜里，李刚接到地下交通员送来的情报：据点里的“二鬼子”要到城里换防。区委决定，趁此机会，消灭这伙敌人。

第二天，李刚带领民兵埋伏在沙河两侧。大约十来点钟，敌人大摇大摆地从南向北走来。头里的敌人进入了伏击圈，李刚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。敌人慢慢地向对岸走来，五十米，三十米，十几米……。李刚大吼一声：“打！”密集的枪声，手榴弹爆炸声，顿时响成一团。敌人突然遭到迎头痛击，象热锅上的蚂蚁，乱成一团。敌人正要调头南窜，企图逃回据点，南岸也枪声大作。敌人又顺河沟跑，尽是踏上去就陷到脚脖子的细砂，立不稳，跑不动。就在这时，李刚把手枪一挥，高喊：“缴枪不杀！优待俘虏！”随着喊声，民兵们手持钢枪，跃出阵地，如猛虎下山，直冲敌群。敌人一看是李刚带领的民兵自卫队，知道负隅顽抗，死路一条，都乖乖地举手缴了枪。

这一仗，俘虏敌人九十六人，缴获小炮一门，轻机枪一挺，步枪九十三支。沉重地打击了敌人，大大地武装了归德民兵。

归德公社党委、人武部报道组

两把杀猪刀

一九四〇年秋，日本鬼子在郟城城南五十余里的刘寺村，安了据点，驻着三十多个日本鬼子和二百多个伪军。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，常常三五成群地到离刘寺三里来地的黄庵赶集。一到集上，合口味的就吃，见顺眼的就拿，胡作非为，横行霸道。当地群众恨得咬牙切齿。

正当人们琢磨着狠狠打击敌人的时候，一天上午，运西（指运河西）抗日民主政府办事处的负责同志来到陈坡庄，指示我依靠群众，组织民兵，教训一下刘寺的日本鬼子和汉奸。

当时，我担任郟西南抗日民兵大队长。当天晚上，我便召集郟西区、乡两级民兵负责人，在陈坡开了一个会，说明了领导的意图和群众的迫切要求，要大家出出点子。大伙一听，情绪很激动。有的主张大干，把刘寺据点干掉；有的主张夜袭，狠挫鬼子的锐气；还有的主张躲在青纱帐里，等机会截杀鬼子……。正在热烈讨论的时候，郟西民兵副大队长洪勇，亮开了洪钟般的嗓门说：“依我看，同敌人硬拚不是好办法，不如到集上瞅机会宰它几个！这样，一可以震震敌人，二可以公开申张正义，大长人民的志气，大灭敌人的威风。”洪勇话音一落，立刻得到大家的赞成。

正在这时，派进据点里的情报员跑来报告，说明天有一个汉奸陪着两个鬼子去赶黄庵集。大家一听，喜形于色，摩

拳擦掌，都说：“好，咱这叫开门大吉呵！”

商定了作战方案之后，当夜就杀了一口大肥猪。天刚亮，洪勇和民兵洪亮两人抬着装满猪肉的大筐，上面放着他们特意找来的两把杀猪的大砍刀，我和民兵陈光，一人背一个褡子，褡子里放了些传单。四个人腰里都别着匣子枪，头上包着白手巾。一切准备停当，我们就一前一后，拉开趟子上了路。

这天，黄庵集上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叫卖声，争吵声，响成一片，显得格外拥挤、热闹。半晌，集中心一家卖肉饸的油锅旁，有两个日本鬼子正蹲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吃肉饸。一个伪军搂着两支大盖枪，象狗一样依偎在日本鬼子身边。过了一会儿，两个日本鬼子叽哩哇啦地说了一阵，又用手向伪军比划了比划，那个伪军立刻心领神会，明白了是让他再去抢些东西来，便把两支大盖枪往鬼子身后的那棵树一靠，赶忙转身走了。

“掌柜的，给个肉饸。”洪勇和洪亮随喊着，紧贴鬼子把肉筐放下，筐上平放着两把明晃晃的大砍刀。

这时，我已站在离洪亮他们不远的一个小摊前，眼瞟着肉饸锅旁的情景。

“老弟，稍一等，这就来！”卖肉饸的手里揉着面，眼睛瞧着平锅里“嗤嗤”冒油的肉饸说。

“掌柜的，你看这肉多肥，价钱便宜，留下吧！”洪勇和洪亮一边指着筐里的猪肉，一边操起大砍刀，四只眼紧盯着我头上的手巾。

“好肉，好肉！”卖肉饸的不在意地应和着。

这时，我见两个日本鬼子仍在埋头猛吃，毫无戒备。便

共，党，对，抗，战，中，国，人，民，在，中，国，土，地，上，建，立，了，一

个，新，中，国，。在，这，个，新，中，国，里，人，民，是，主，人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

国，的，基，石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，的，主，力，军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

的，中，心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，的，主，人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

的，基，石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，的，主，力，军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

的，中，心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，的，主，人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

的，基，石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，的，主，力，军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

的，中，心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，的，主，人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

的，基，石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，的，主，力，军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

的，中，心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，的，主，人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

的，基，石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，的，主，力，军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

的，中，心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，的，主，人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

的，基，石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，的，主，力，军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

的，中，心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，的，主，人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

的，基，石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，的，主，力，军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

的，中，心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，的，主，人，。人，民，是，建，国



一抬手，猛地扯下头上的手巾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洪勇、洪亮同时挥刀朝鬼子砍去。只听“咔嚓，咕噜”，两个脑袋一块落地，接着又滚出二、三尺远。他俩顺手抓起鬼子的两支大盖枪，陈光也抢上来把传单撒了个满天。顿时，整个集市就象开了锅，人们呼喊、奔跑，慌忙向四面八方散去……

出去抢东西的那个伪军，右手提着鸡，左臂挎着蛋，也急匆匆赶了回来。一见两个鬼子的脑袋搬家，吓得呆若木鸡，四肢瘫软。刚想转身逃命，洪勇一个箭步上去，象老鹰抓小鸡似的，把狗汉奸提了过来。洪亮举刀一亮，那小子捣蒜似的一个劲儿地磕头求饶。我走过去厉声对他说：“这次给你留条活路，以后再作恶，小心你的狗头！”伪军一边应着“是”，一边从地上爬起来，夹着尾巴跑出了大街。

.....

从那以后，刘寺据点的日本鬼子再也不敢大模大样地到黄庵赶集了，当地的伪军也不敢公开地为所欲为了。

杜广居口述 王有腾整理
郛城县县革委、人武部报道组

夜捉伪团长

一九四五年秋天的一个晚上，禹城县韩寨民兵赤卫队在房寺公路完成截击敌人的任务后，在回村的路上，猛然听到从远处的时庄传来一阵阵狗叫声。不一会儿，侦察员跑来报告说：“刚才伪团长石光山，带着两个护兵，到时庄一个姘头家里去了。”副队长李金德一听，心中暗喜，他想：这回可该收拾这个十恶不赦的狗杂种了。于是，他当即和队员们合计出一个活捉石光山的行动计划。

半夜时分，李金德领着赤卫队员们，顺一条大沟来到时庄村头。侦察员指着村西北角，悄声说：“就在那个院。”听听村里没有动静，李金德留下一部分人在村头警戒，亲自带领十几个队员，迅速逼近了石光山住的院前。

这时，只听“噌”的一声，人称“飞毛腿”的李金德，一纵身上了墙，接着通信员韩同仁也跃了上去。两人悄悄转到北房顶，贴下身子，仔细观察。整个院子死沉沉的，只有伪团长石光山从北屋西里间传出“呼呼”的鼾声。两个伪军躺在东屋门口支起的平板上，也睡得象死狗一样。李金德轻轻一摆手，一班班长韩瑞俊、二班长韩同训和队员韩云贵三人相继翻墙进院，神不知鬼不觉来到了东屋门口。三人大喝一声：“不准动！”

两个伪军被喊声惊醒，睁眼看时，枪口已触着了脑门，两人吓得浑身哆嗦，直喊“饶命！”



缴了伪军的枪支以后，韩瑞俊三个人又赶到北屋门口，大声喊道：“石光山，缴枪吧！我们是渤海军区的！”

石光山一听，光穿个裤头就从被窝里爬出来，抓起手枪，溜下炕往外走，企图夺门而逃。这个家伙开门一看，见是几个民兵，就想顽抗。韩同训眼疾手快，把刺刀一挺，直抵石光山胸口说：“动就打死你！”韩瑞俊抢前一步，缴了他的手枪，活捉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坏蛋。

过了一会儿，民兵赤卫队员们，押着三名俘虏，背着缴获的两支大枪、三支短枪，迅速离开了时庄。……

第二天，活捉石光山的消息很快传开了，广大群众拍手称快，齐声夸赞韩寨民兵赤卫队，都说：“这一害除得好！”

禹城县革委、人武部通讯组

十字路镇传凯歌

十字路是莒南县一个有九百多户人家的村镇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这里的广大民兵和革命群众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积极开展对敌斗争，用土枪、土炮、土地雷，打了许多漂亮仗，谱写了一曲曲人民战争的胜利凯歌。

鬼子上门抢粮 民兵“设宴”招待

一九四四年十月的一天，驻扎在临沂城的日本鬼子，得知十字路存放着八路军的一部分军粮，便派出一百多名鬼子、汉奸星夜扑去，妄图把粮全部抢走。

日本鬼子来抢粮的消息，飞快传到了十字路镇，民兵和群众立即投入转移粮食的战斗。当日本鬼子快到镇子的时候，还有三万多斤没有转移出去。怎么办？有些群众急得搓手跺脚。民兵队长乔守一说：“大伙不要急，决不能叫敌人抢走一粒粮！”说着，他朝民兵把手一挥：“走！埋雷去！我们‘设宴’，好好招待一下‘皇军’。”于是，民兵们在他的带领下，迅速在粮库周围和各街口埋好地雷。准备停当之后，他们便隐蔽起来，等候鬼子前来“赴宴”。

不一会儿，如狼似虎的鬼子，气势汹汹地窜进十字路镇。这群野兽进了镇子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提心吊胆，

唯恐丧命。尽管这般小心，还是无济于事。不一会，走在前头的几个鬼子，一下子踏响了一窝雷，“轰、轰、轰”几声巨响，七、八个鬼子被炸得血肉横飞，其余的吓得头拱地，脰朝天，半天不敢动弹。

日本鬼子挨了当头棒，并不甘心。一个拿指挥刀的家伙，把刀向前一指，哇啦、哇啦一阵嚎叫，强迫着喽罗们往镇子里冲。结果领头的三个鬼子又踏响了一窝雷，登时见了“阎王”。剩的鬼子象恶狗挨了闷棍似的，夹着尾巴一个劲地往后窜。那个拿指挥刀的鬼子官气急了眼，又哇啦、哇啦一阵嚎叫，鬼子汉奸在他的逼使下，硬着头皮冲进镇子，象疯狗一样挨家挨户乱窜，妄图抓人抢粮。可是疯狂了一阵子，啥东西也没抢到，一个人也没抓着，这时他们突然发现一栋房子的门上贴着封条，都高兴得抓耳挠腮，蜂拥而上。这一上不要紧，只听“轰！轰！轰！”地雷连连开花，炸得敌人鬼哭狼嚎。随后，鬼子只好拖着死尸，抬着伤号，窜出了镇子，朝着老窝逃去。

敌人又来报复 我自照打不误

日本鬼子吃了苦头，更加气急败坏，扬言要把十字路镇抢光、烧净、杀绝，叫民兵尝尝“皇军”的厉害！于是，便于一九四五年的农历四月初六，又纠集一千多人，向十字路镇扑来。

鬼子一出动，高度警惕的十字路民兵和群众，就得到了消息。民兵指导员刘纪香立即召集民兵开会研究对策。有的

说：“赶快在街头、巷口埋上雷，叫敌人进镇就挨炸。”有的讲：“咱光用老办法不行，要采用点新战术。这回除了在镇里埋些雷外，再把镇外的路上、地里也埋上雷，叫敌人难以进镇，进来也别想囫圇着回去！”刘纪香一听，把手向大腿上一拍说：“好！咱就这样办！”接着就分头行动去了。

民兵们很快就在镇里镇外把雷埋好了，只等着鬼子一来就挂弦。可是等了半天，也不见敌人的影子，刘纪香便对大家说：“你们等一等，我和时富荣到前面去看一看。”

他俩来到离十字路二里远的一个小土岭上，向西一望，蝗虫般的日本鬼子和汉奸，已到了岭下的黄泥沟村。如果跑回去通知民兵挂雷弦已经来不及了，怎么办？他俩急中生智，朝着鬼子“当当”放了几枪，二里外的民兵听到枪声就赶紧挂上了雷弦。岭下的鬼子汉奸听到枪声，慌忙卧倒，猛烈地还击起来。他俩一边射击，一边向后撤。鬼子一看只有两个民兵，便象发了疯似的猛追上来，他俩便朝着镇子迅速飞跑。鬼子眼看要追到镇子了，只听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头前的几个鬼子便上了天，后边的鬼子吓得战战兢兢地忙向两边地里跑，哪知地里也埋上了地雷，鬼子跑到哪里，哪里的地雷就开了花，鬼子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活着的抱着脑袋乱转圈，不敢前进。

鬼子仍不死心，为了保全自己的狗命，就叫汉奸走在头里，用扫帚扫雷开道。汉奸头里走一步，鬼子在后边跟一步，一扫着扫着又扫响了地雷。鬼子忘了教训，又向道两边跑，这一跑，地雷又照样炸开了花……。结果，还没等进镇子，先后就有三十多个鬼子汉奸送了命。

鬼子官望着眼前的惨景，不禁心惊肉跳，再也不敢向前

移步了。只好打一阵冷枪，给自己壮壮胆，然后绕道窜回了老窝。

两千蒋匪进犯 地雷更显神威

一九四七年七月，蒋介石派他的八十三师朝莒南县进犯。十字路镇的民兵和广大群众怎能容忍虎去狼来，再受祸害。他们满怀阶级仇恨，日夜苦练杀敌本领，决心迎头痛击万恶的蒋匪帮。

一天，上级送来一封信，说蒋匪八十三师要派重兵来攻打十字路镇，叫民兵和群众充分作好战斗准备。全镇民兵、群众在党支部领导下，立即行动起来，不多时，就在全镇埋上了六七百窝地雷。随后，民兵们又帮助老人、小孩和部分妇女转移出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埋伏在村外的刘纪香和部分民兵，突然听到高粱地里哗啦哗啦的乱响，不一会便从高粱地里钻出几个穿着老百姓衣服的家伙，他们鬼鬼祟祟地四处张望。见没有动静，便向后招了招手，接着从高粱地里涌出一群持枪的蒋匪兵。这时，刘纪香命令身旁的民兵吴维林，朝敌人打枪，吴维林瞄准走在头里的一个匪兵，“叭”的一枪，那家伙立时倒在地上。敌人发现打枪的是几个民兵，便象饿狼一样朝刘纪香他们扑过来。在村西南角担任警戒的赵安余等十几个民兵，发现敌人朝刘纪香追去，便一齐朝敌人开了火。这时，敌人又回过头来向赵安余这边扑过来。赵安余等民兵一看敌人扑来了，立即顺着小沟撤了下去。刘纪香和村里的民兵也

都乘机转移了。

没有抓到民兵，两千多个敌人便一齐拥进镇里，妄图抓人、抢东西。不一会儿，只听得镇里轰、轰地响成一片，到处是人嚎马叫。接着，敌人的残兵败将，就仓惶出村，狼狈逃跑了。

民兵和群众回到镇里，只见到处是一滩滩污血，一块块烂肉，光被炸死的敌人就有一百二十多。后来听说，被打死的人里头，还有敌人的一个团长呢。

民兵巧施妙计 敌人又遭痛击

敌人被打得不敢来十字路了，“铁西瓜”销不出去，捞不着揍敌人，民兵个个心急手痒。后来，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，决定把“守株待兔”变成“送货上门”，主动出击。

一九四七年十月的一天，听说敌人要到古路沟村抢掠，十字路的民兵们就带着地雷，抢先赶到村里。

当敌人快进村时，他们已经埋好地雷，严阵以待。敌人刚到村头，民兵时富荣、王立田的两挺机枪就“嘟嘟”地叫开了。敌人象谷个子似的纷纷倒下去。打了一阵，民兵们沿着一道沟撤下去了。匪徒们一听村里已无枪声，就大着胆子往里闯。不料又踏响了地雷，几个家伙丧了命。敌人恼羞成怒，才想在村里发泄兽性，时富荣等几十个民兵，又在村南开了枪，敌人闻声就追。一追，民兵又跑。当跑到赵家河子村东面时，民兵们悄悄在一块棉花地头的明显处埋了一窝雷，上面还故意放了一块新手巾。弄好以后继续往前跑去。敌人追

着追着，有两个家伙发现了新手巾，争着去抢，还没抓到手，“轰”的一声，俩人一齐回了“老家”。后面的匪兵吓得再不敢追了，垂头丧气地溜了回去。

敌人吃了这次亏，更把脑袋缩进乌龟壳里去了。为了及时通风报信，还在土沟村一带架上了电话线。十字路的民兵发现后，决心使敌人变成瞎子、聋子。一天夜里，他们把电线割去八九里长，还在电线的断头处和电线杆子下埋上用迫击炮弹改装的地雷。第二天拂晓，敌人一摇电话不通了，立即派了一个班出来查线。刚到第一个断头处，就踏响了大地雷，一下炸死七八个，剩下的三个家伙，丢下工具，扔下线拐子，没命地窜回了据点。

路镇公社人武部

莒南县人武部

刘菜园联防队

成武县东北三十华里的红卫河北岸，有个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——刘菜园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刘菜园和周围的苗楼、乔庄等六个村的民兵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团结一致，建立了刘菜园抗日联防自卫队。这里记述的是他们用土枪、土炮配合地方武装打鬼子，揍汉奸的几个小故事。

痛 揍 伪 军

一九四二年正月十六日，盘踞在苟村的伪军倾巢出动，偷偷地包围了乔庄。伪军大队长见村内没有准备，狂笑一声，便指挥伪军进村抢掠。

刘菜园村的民兵闻讯以后，火速赶到乔庄北面的一片坟地里。队长刘平德对大家说：“情况紧急。敌人正在村里抓人抢粮，我们一定要狠狠打击敌人，解救乔庄的乡亲们。”动员以后，刘平德就下令开枪，诱敌出村。

正在村里抢掠的敌人，听见枪声，慌忙出村。民兵们抓住战机，钢枪、土炮一齐开火，打得敌人晕头转向，趴在地上，不敢动弹。伪军大队长妄图组织反扑。正在这时，许庄、苗楼、胡庄等村的民兵也都赶来了。只听得枪声四起，杀声震天。伪军见四面受击，惶惶然如丧家之犬，乱哄哄，争相逃命。联防民兵乘胜猛追，一直把敌人揍回了据点。

一 箭 双 雕

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，保卫春耕生产，在农历二月二十六日，我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，决定趁苟村的伪军去小留集骚扰的时机，打它个伏击，并拔掉苟村据点。刘菜园村联防队担负了拔据点的任务。

伏击战一打响，联防队的民兵，按照作战计划，象一把锋利的尖刀，直插苟村敌人老窝。留守在据点里的伪军，听见枪声，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民兵就高喊着“缴枪不杀！”冲了进去。敌人一个小队长妄图举枪顽抗，民兵刘朝鲜手疾眼快，“呯”的一枪，把他撂倒在地。其余十几个伪军见势不妙，都乖乖地举手投降了。

这时，哨兵报告，远处公路上有两辆汽车朝据点开来。队长刘平德当即命令民兵把俘虏押进东屋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原来这两辆汽车是日本鬼子从金乡往成武送物资的，听到我们伏击敌人的枪声后，打算来据点躲一下。敌车刚一接近据点，还没停稳，刘平德高喊一声“打！”随着投出一颗手榴弹，民兵刘平信、刘朝鲜也接连甩出五、六颗手榴弹。押车的日本鬼子没来得及抵抗，就全部给报销了。两辆汽车也被炸得七零八碎，瘫在地上。

当城里的日本鬼子闻讯出来接应时，联防队的民兵们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巧 砸 乌 龟 壳

农历四月初二日拂晓，五百多名日伪军来到刘菜园一带

“扫荡”。联防队民兵发现以后，立刻分头出击，展开了麻雀战。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民兵见群众都安全转移了，便按照预定计划往刘菜园撤退，准备转移出去。敌人的指挥官见民兵们撤退了，忙督赶着日伪军向刘菜园包围过来。

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，民兵们毫不畏惧。当敌人接近村子时，民兵就集中火力，钢枪、土炮一齐开火，一连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围攻，最后，敌人终于在坦克掩护下冲进了村子。

“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”，全体民兵怀着宁死不屈的坚强决心，和敌人展开了巷战。民兵刘平身负重伤，仍浴血奋战，用土炮杀伤了大批敌人。民兵刘朝鲜不顾身边烈火燃烧，沉着地向敌人射击，一连击毙了几个日本鬼子。有一个鬼子刚从坦克里一露头，就被民兵一枪打碎了脑袋。

短兵相接，敌人的炮火完全失去了作用，而我们民兵的土枪、土炮却大显神威。黔驴技穷的日本鬼子，气急败坏地用坦克撞民兵坚守的一个院子的大门。在这紧急关头，民兵们爬上门楼，掀起石头、瓦块瞅准坦克撞门的机会，猛砸下去……。

在战斗的紧急时刻，突然村北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，原来是县“抗联”的牛主任带领武工队和民兵闻讯赶来增援。敌人摸不清我援军情况，怕被包围在中间，受到内外夹击，便夹起尾巴逃跑了。

成武县白浮公社革委会、人武部报道组

“抗日模范村”——桥南头

桥南头，位于日照县的最南边，东临黄海，西靠海(州)青(岛)公路的官山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寇在周围的日合岭、南山前、安东卫、潘家等村镇修筑了十七个碉堡。英雄的桥南头人民，在党的领导下，高举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伟大红旗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，配合主力部队，粉碎了敌人妄图打通海青公路、继续南侵的迷梦，获得了“抗日模范村”的光荣称号。

勇敢机智退敌兵

一九四二年十月，桥南头村建立了党组织，成立了民兵游击队。一次夜间，三十多个伪军来偷袭，民兵们在村头打埋伏，把一个伪军炸死在沙滩里。初战胜利，大大鼓舞了民兵的斗志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敌人再来，咱得狠狠教训教训他们！”

一九四三年一月的一天清晨，桥南头村锣鼓喧天，热闹异常。男女老少簇拥着民兵申彦山、丁元松，送他俩光荣参军。民兵张纪彦、杨玉田、王友东、丁履宣、张金林五人在村外站岗放哨。约摸晌午十点钟左右，一百多个日伪军，突然从北面扑来。怎么办？王友东、丁履宣说：“咱们各人先在自己的岗位上打几枪，然后再凑到一起打排枪。这样，就

使敌人摸不透我们有多少人。”杨玉田、张纪彦等说：“对，是个好办法！咱桥南头没有叫敌人进村的习惯！”

五个民兵研究停当，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。他们时而分散打枪，听起来好似到处有伏兵；时而聚集在一起打排枪，听起来又象是严阵以待的大部队。敌人不知虚实，怕中埋伏，便慌忙撤退了。

桥南头的民兵，就这样勇敢机智地保卫着村庄，同敌人作战几十次，多次粉碎了敌人偷袭的阴谋，使桥南头巍然屹立，坚如磐石。

英勇保卫桥南头

穷凶极恶的日伪军，把桥南头视为眼中钉，做梦也想攻进这个英雄的村庄。

一九四三年十月，伪军司令陈成功，命令汉奸队长张家斗，带领几个碉堡的伪军，在三天之内拿下桥南头，并且扬言：“抓一个民兵，赏大洋十块；抓一个干部，赏大洋二十块。”

桥南头党支部得知消息后，支部书记李其配召集党员和民兵开会，研究了作战计划。建立了地雷组、麻雀组、土炮组、后勤组。会后，民兵们一起在墙外、路口、场边、沟崖，到处布下了地雷、石雷。男女老少在村边、街头、巷口，昼夜站岗巡逻，严阵以待。

一天拂晓，二百多个伪军分三路向桥南头扑来。全村男女老少奋起抗击，用钢枪、土炮、地雷、大刀、长矛，打退了敌人的进攻。民兵游击队长牟墩荣趁机发出冲锋的号令，

只听得满山遍野杀声震天。有一群伪军吓得跑到村西北角的旱汪里，踩响了爆炸组长杨玉田埋的连环雷，一下子被炸死十几个。民兵丁履芹握着手榴弹，一个箭步冲到敌人炮手跟前，朝着他的脑袋就是一顿手榴弹，夺了一门小炮扛到村里，又回头追赶逃敌。血债累累的汉奸队长张家斗逃到一个土墩后面伸头探脑，被民兵张纪彦一枪结束了他的狗命。敌人一看头目完了蛋，都抱头鼠窜而去。

不让敌人修碉堡

敌人连续吃了苦头，便想出了个鬼点子。一九四三年初冬，敌人集中了日合岭、韩家营子、潘家村一带的伪军，押着民工在离桥南头三、四里路的大庄子村东北角上修碉堡，妄图威胁桥南头村。伪军怕桥南头村的民兵夜里收拾他们，只是白天修，晚上便回到几里路远的韩家村据点住宿。

敌修我拆，针锋相对。一天夜里，民兵杨玉田等十几个人来到大庄子，把伪军修起的半截碉堡全部拆掉了。第二天敌人又照样从头修起。就这样，敌人白天修，民兵晚上拆。后来，民兵们干脆把敌人修碉堡的石头也扛走了。

鬼子队长岩瞻恼羞成怒，又调动几十个日本鬼子和一百多个伪军，从韩家村、小庄一带往大庄子推石头，日夜不停地突击抢修。碉堡修成后，留下了二十几个伪军驻守。这些怕死鬼，只敢白天在碉堡里，晚上便偷偷地回到韩家营子据点去睡觉。根据敌人这一活动规律，一天晚上，桥南头村党支部委员王友逢，便带领二十多个民兵，在一夜之间，又把碉堡全给拆了。第二天，区政府又发动几个村子的群众，利

用晚间把碉堡的石头全部搬走了，气得日伪军肚子鼓鼓的没有办法。从此以后，敌人再也不敢在桥南头附近修碉堡了。

深入虎穴“单摘瓜”

碉堡修不成，敌人便经常派便衣特务刘大海，四处捉人和搜集情报。桥南头村的民兵，决心除掉这个狗东西。

一九四三年初冬的一个晚上，北风呼呼，小雨唰唰。牟墩荣带领两个民兵朝十里远的潘家村据点走去。在离敌人碉堡五十来米远的地方，只见有两三个伪军在里面烤火。民兵张金伦说：“收拾他们吧！”牟墩荣说：“不，咱们要来个‘单摘瓜’。”

夜深了，风煞雨停。他们三个绕过碉堡，大摇大摆地朝村子里走去。这时，迎面来一个东倒西歪的家伙，怪声怪气地问道：“谁呀？干什么去？”牟墩荣答道：“到西街铺子里弄点酒喝。”这时牟墩荣已看清来人正是刘大海，便向张金伦、叶春林做了个手势，两人突然调转身来，紧紧抱住了刘大海，堵上嘴，上了绑。他们正要往回走的时候，迎面又来了五个伪军。牟墩荣立即叫张金伦把刘大海带进右边胡同的厕所里，他与叶春林蹲在墙角下，一面抽烟，一面啦呱。伪军走过来问道：“干什么的？还不睡觉！”他俩从容地回答说：“修碉堡的！”敌人走过去了。他们三个便押着刘大海，走出胡同，拐进了山沟。当敌人发觉打起枪来的时候，他们已走远了。

百倍警惕灭匪特

伪军的特务小队长赵玉海，狡猾毒辣，作恶多端。刘大海被抓以后，吓得他整天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。

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一天，赵玉海突然带着三个特务钻出了日合岭碉堡。桥南头村民兵，怎能放过这个机会！张纪彦、杨玉田等十几个民兵，了解到赵玉海要到高家村去，便荫蔽在他必经的申掌村西头的两户群众家里。赵玉海等四个匪徒一进申掌村，张纪彦等就“叭、叭”打了两枪，把赵玉海和他身边的一个匪徒击毙，剩下的两个拔腿跑掉了。

说来也巧，赵玉海被打死不几天，常年在外的丁履堂突然在大白天回来了。他是奉伪军司令陈成功的密令，想回来弄点情报。这家伙是和赵玉海一样的狗特务，民兵早就想收拾他。当他离村一里多路的时候，被拾草的儿童团员看见了。丁履堂见拾草的儿童团员往村里跑，知道事情不妙，便溜进山沟想逃走。儿童团员急得边跑边喊：“丁履堂跑啦！丁履堂跑啦！”

在山上干活的民兵听到喊声，纷纷从四面八方跑来，可是已不见丁履堂的行踪了。党支部委员王友逢同杨玉田商量，决定把山上的草丛、沟底统统搜索一遍。这一搜还真管事！原来丁履堂藏在一棵大树后面的草丛里。被机警的杨玉田发现了，这家伙慌了手脚，脸上滚着汗珠，战战兢兢地甩着匣子枪，哪知保险机还没打开。杨玉田上前一步，一把将他揪翻在地，活捉了这个汉奸特务。

配合主力拔据点

一九四五年六月，桥南头民兵组成了十个战斗组，配合滨海军区警备团，分别包围了盘踞在东湖、申掌村、陈家庄子、韩家营子、日合岭等十个据点的敌人，一连围困了七天七夜。在围困中，桥南头村民兵带头开展政治攻势，向敌人宣传党的政策，指明出路。在我军民强大的政治攻势下，不少伪军纷纷带枪投诚。那些顽抗的敌人，被围困在碉堡里，援敌盼不来，想跑跑不掉，吃喝不上，一个个活象热锅上的蚂蚁。

总攻的时刻来到了！桥南头村民兵英勇出击。韩家营子西北角的碉堡周围，敌人设下了壕沟、竹签、刺条，在刺条上还挂上用棉花绳作芯的大油灯，妄想死守。牟墩荣带领着十五个民兵，用铡刀砍断刺条，掀翻大油灯，长驱直入，一举攻下了据点。十个据点的敌人在我军民的猛烈攻击下，有的被打死，有的被活捉，有的举手缴械投了降。桥南头村一带方圆几十里获得了解放！

日照县革委、人武部报道组

“五烽雷”飞上莱山顶

一九四五年二月，盘踞在福山县莱山顶上的日本鬼子，为了保全狗命，不仅加高了炮楼的围墙，在炮楼外面架上铁丝网，而且还抓来了民工，在铁丝网外面又挖了一丈多深的壕沟。一到傍晚，他们就拉起吊桥，缩进乌龟壳里不敢出门。

离这个炮楼十二里路的栖霞县孔家庄民兵，遵照毛主席“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”的战略战术，经常到日本鬼子炮楼进行袭扰。夜里，民兵们用长绳子拴着树枝，放在壕沟边上，突然猛一拉绳子，便哗哗一阵响，鬼子就惊慌失措，胡乱开枪；有时把鞭炮放进铁桶里，放在沟沿上点着，噼哩啪啦一响，又把鬼子吓一大跳。这样一来，搞得敌人整天提心吊胆，不得安宁。

二十七日晚上，民兵团长孔照光，率领一个民兵班，埋伏在炮楼西南一里路远的小山上，准备用地雷狠炸日本鬼子。埋雷任务是被人称“爆破大王”的王成永和孔庆喜争去了，他俩用大包袱皮紧了紧腰，背上五个地雷，握着锋利的短刀，朝炮楼摸去。离炮楼一百多丈远的时候，王成永捅了孔庆喜一下，接着两个人辨了辨方向，脱下鞋子，别在后腰上，又悄悄地向前爬去。

鬼子炮楼门朝西，出了大门，过了吊桥，是一个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大操场。每天早晨，鬼子都到这里出操。两个人

决定把地雷埋在吊桥到操场的路口上。

他俩翻过铁丝网，爬到吊桥外面，见炮楼里死一般的沉寂，便动手挖起雷坑来。他俩先挖了一个深坑，放上底雷，挂上拉弦，再装上发雷。这时候，炮楼里突然一声吆喝，接着又打了一阵枪。他俩紧贴地皮，趴着观察了一下，原来日本鬼子并没有发现什么，是盲目开枪给自己壮胆。枪声停后他俩迅速埋好了第一颗雷，接着在这个雷的周围又埋上了四颗雷。人们管这叫“五烽雷”。埋好后，他们从腰里解下包袱皮，把挖出的新土都收了起来，然后用嘴一口气一口气地吹着埋雷的地方，使地面上依然如故，不露半点破绽。

东方发白了，炮楼里响起“嘟嘟”的哨声。鬼子们昨夜里睡得挺“安稳”，今天起的似乎有点早，哨子也吹的特别响。不一会儿，日本鬼子就排着队，朝刚刚放下的吊桥跑去。

这时，趴在南面山头上的民兵，都睁大眼睛瞅着，单等“五烽雷”报喜讯。王成永俏皮地说：“嘿，屎克郎打转转，找屎（死）来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只听“轰轰”几声巨响，浓烟冲天而起。接着传来鬼子们杀猪般的嚎叫声。没有炸着的鬼子，活象马蜂窝被捅了一棍子，纷纷乱跑乱钻。……

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，露出了红红的笑脸。孔照光带领民兵们，走下小山。莱山据点挨炸的消息，象春风一样迅速传开了。人们惊喜地奔走相告：“五烽雷飞上莱山顶啦！日本鬼子一家伙炸死炸伤三十多个！”……

莱西县李权庄公社东虎大队 王福安、王同岳整理

小沽河畔杀敌寇

战前部署

一九三八年三月的一天头晌，在莱（阳）平（度）公路上，有个农民打扮的人，骑辆自行车，由东而西急驰。这人约莫二十七、八岁，身高肩阔，粗手大脚，黑里透红的脸膛上，两道又黑又宽的浓眉下，闪着一双大眼睛，显得又英俊又威武。这人就是莱阳县西南乡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王军光。

王军光一九三三年入党，一心一意为党工作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挺身上了前线。两个月前，根据斗争需要，领导上派他回到了家乡——花园头村。他积极发动群众，建立人民武装，开辟了革命根据地。昨天夜里，他在县委参加了紧急会议，天蒙蒙亮，就带着紧急任务，飞一样地赶回花园头。

花园头，南面紧靠公路，顺公路向西走五里，就是横贯胶东平原的小沽河。王军光进村后，径直地来到共产党员王子阳家门前。刚叫了声王子阳，迎面又碰上民先队员王叔兴。他一边擦汗，一边招呼叔兴：“快，通知民先队全体组长立即到村东学校集合，有任务！”叔兴二话没说，转身跑去。王子阳刚想问啥任务，只见王军光已跨上自行车。“走，先到西河岸看看地形！”说着，拉他也上了车。

两人出了村，飞快地顺公路向西奔去。路上，军光向子阳传达了县委指示，又把自己考虑的初步打算，也交了个底。说话间，来到了河东岸。

小沽河，西岸是一片平原，东岸是起伏的丘陵。莱(阳)平(度)公路在这里由一座大木桥连接了起来。正看着，两人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声：“好啊，真是打伏击的好地方……”

回到学校，民先组长们早在等着了。王军光见大家焦急的样子，就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大伙不是急着打鬼子吗？今晚战斗任务来了。”大家一听，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：“好啊，真是兔子叫门——送肉来了。”“这回叫鬼子尝尝咱土炸弹的辣味”，这时，军光招呼大家静下来，传达了上级指示：

原来，日寇从海上登陆以后，又纠集了三百多鬼子兵，由中队长龟田率领，坐着汽车，沿莱平公路向莱阳进犯，妄图打开青岛、烟台两地之间的联系，进而控制整个胶东半岛。今天夜里，这股敌人将到小沽河一带。王军光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们的任务，就是和附近十几个村的民先队一起，利用有利地形，迎头痛击敌人，粉碎他们的阴谋！”话音刚落，组长们立即挥舞拳头，齐声表示：“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决不让鬼子向莱阳城前进一步。”

王军光听着大家的决心，心情无比振奋。他想：这支民先队成立两个多月来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抗日救国的指示，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，苦练杀敌本领。大家动手修理起四门土炮，二十多杆“二人抬”，上百支土枪，几百把大刀、长矛，制造了一批土炸弹和几千斤土火药……他想到时间紧迫，就抑制住内心的激动，带领大家制定了作战方案，并做了具体分工。然后又赶往附近村去了。

午饭以后，沿河十几个村庄的一支支民先队伍，肩扛土枪身背大刀，手拿铁锹，大镢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齐向小沽河岸开去。

桥 头 伏 击

十几支民先队赶到河东岸，迅速抢修工事，花园头民先队毁了大木桥东半边，把四门土炮设在桥头工事里。不到太阳落山，上千名民先队员就筑起了铜墙铁壁。

傍晚，把守桥头阵地的花园头民先队员们正在战壕里表达杀敌决心。忽然，一股国民党反动派杂牌军，象惊枪的兔子，慌慌张张地顺河岸向南逃窜。望着他们的狼狈相，队员们个个怒火满腔。王军光带领几个队员，一跃冲出工事，指着国民党反动派逃兵，厉声斥责道：“你们整天喊抗战、抗战，鬼子真来了，就撒开了兔子腿。你们有枪有炮，为什么不打？”后边的一个逃兵心有余惊地争辩道：“说得容易，中央军有飞机大炮，有百万大兵，还一股劲地撒腿跑，何况……。”没等他说完，民先组长王炳岩上去愤愤地说：“别让鬼子吓破了胆，你们不打，我们打！”

回到战壕，王军光立即用这件事揭露蒋匪帮投降卖国的罪恶，控诉日寇的侵略暴行。阶级仇，民族恨，更加激发了队员们的杀敌决心。

夜里，初春的风依然冷飕飕的。队员们却个个精神抖擞，士气高昂，紧盯着对岸公路。月亮当头，公路上还不见一点动静。这空当儿，后勤组送来了饭，队员们一边急三火四地吃着热烧饼，一边紧盯着河西公路。

月亮渐渐偏西。田野里泛起了大雾，十步以外什么也看不清楚。队员们把点炮的香仔细揣进怀里，又摘下帽子盖住土炮的引火帽，脱下棉衣盖着火药篓子。

突然，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马达声。不一会儿，又射来几十道混浊的汽车灯光。埋伏了大半夜的队员们，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，几个小青年急着要点炮。王军光命令说：“离近了好打。没有命令，不准开火。”

汽车上木桥了。一辆、二辆、三辆……。象一头头野猪，嚎叫着闯了过来。车上的日本鬼子，抱着枪，死猪似的歪斜着。龟田坐在中间一辆车上。他眯着两只贼眼、翘着小胡子，正盘算如何向上司报告占领莱阳的赫赫战功。坐在他身旁的是汉奸赵鉴唐。这家伙一边瞅着龟田的眼色，一边做着美梦：再过几小时，我赵某就是堂堂的莱阳县太爷了。一路顺风，更使这些强盗、卖国贼得意忘形，放松了戒备。

队员们紧握土枪大刀，瞪大眼睛，看着敌人肆无忌惮的样子，气得直咬牙，焦急地等待着战斗命令。王军光手提匣子枪，伏在四门土炮中间，正在寻找最有利的战机。

鬼子的汽车一辆辆驶过来，眼看最前头的那辆已到断桥头，王军光猛地大喊一声：“打！狠狠地打！”顿时，四门大土炮，同时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，只见一搂粗的火柱，一齐射向敌人的汽车。最前面的汽车，立时变成了一堆烂铁。随着土炮的吼声，一排排土枪，象一把把铁扫帚，向汽车上的鬼子扫去。敌人遭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，慌忙闭灯，乱作一团。上了桥的汽车，前堵后挡，进退不得。车上的鬼子急得团团转，干瞪眼挨打。有些鬼子拚命往河里跳，正好又中了“铁扫帚”。

打过一阵枪炮后，队员们又紧张地装火药。就在这时，狡猾的龟田，急忙集合了后面汽车上的鬼子，在河西岸架起机枪、钢炮，疯狂反扑。可是，满天黑古隆冬，炮弹不是从空中飞走，就是落在东岸半坡上。王军光瞅着西岸的火舌，向队员们命令道：“对准冒火光的方向，打！”接着，无数生铁弹子，碎锅片子，呼啸着向敌群飞去，打得鬼子兵叽叽哇哇，四处乱窜。龟田气得狗脸由紫变青，在汽车底下，气急败坏地象狼一样嚎叫着。鬼子连续遭到几次打击后，不敢露头了，西岸上一片寂静。这时王军光召集各村民先队负责人开了紧急会议，估计鬼子一定会重整旗鼓，继续反扑。于是决定，天亮以前，主动转移回村。鬼子胆敢东犯，花园头民先队就以村边的土围子作屏障，想法拖住敌人。然后，其他村从四处包围，来个内外夹击，狠狠地收拾他们。过了不大工夫，各村民先队都迅速撤走了，这时王军光带领花园头全体队员借着晨雾，也很快撤出了阵地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。

花 园 血 战

民先队一进村，花园头的男女老少端着热茶水，热饭一齐迎了出来，围着凯旋归来的健儿们问个没完。王军光一看正是发动群众的好时机，便跳上了一个碾台，大声说：“乡亲们，鬼子是不会甘心失败的，还会继续向莱阳进犯。咱们要死死拖住这股敌人！”乡亲们听了后，群情激昂。王军光跳下碾台，率领大家朝围子奔去。

十几个民先队战斗组很快登上围墙，进入阵地。王军光带领一组、防守紧靠公路的南围子。队员们架好了土枪土

炮。突然西边传来一阵激烈的枪炮声。原来，夜里挨了揍，龟田又气又恼。天蒙蒙亮，又集中全部鬼子兵端着刺刀嚎叫着爬上东岸，可是阵地上除了碎弹皮外一个人影也没有。气得龟田暴跳如雷，想下令追击，一看离原定占领莱阳城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了，再追又怕误了军令；赶路吧，这口气难咽。正举旗不定时赵鉴唐谄媚说：“太君，土八路跑了跑了的。莱阳城就在眼前，一两个钟头准到。”龟田咬了咬牙，一举指挥刀说：“开路！拿下莱阳城，再收拾土八路。”

龟田有了挨打的教训，出发以前，先派了七、八个日本鬼子当尖兵，由汉奸赵鉴唐带路，鬼头鬼脑地向东窜来。

队员们瞅着越来越近的鬼子兵，正想抓活的，王军光说：“别急，这是敌人的尖兵，‘肥肉’还在后头哩！”

鬼子尖兵刚过去，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咬着尾巴开来了。不大工夫，过去了十几辆汽车。这时，王军光当机立断，喊了声“打！”顿时，围子墙上枪炮齐鸣，吼声震天，一股股愤怒的烈焰向敌群扑去。日本鬼子慌忙跳车逃命，十几辆汽车相互碰撞。龟田爬在路旁沟里嚎叫着：“卧倒，卧倒，逃跑的枪毙。”

这时候，王叔兴把护心坎肩一抡：“走，下围子揍这些狗日的！”说罢就要往外冲。王军光一把拉住说：“慢，鬼子上来了。”大家一看，远处两股日本鬼子蛆虫似地爬来。望着敌人的阵势，王军光一眼看穿了鬼子企图以正面佯攻，从两侧迂回包围。根据这一情况，他果断地命令叔兴：“快！告诉西南围子上的子阳，集中火力，把鬼子消灭在圩子前。”自己带领几个强悍的队员，朝东南围子赶去。

果然，大股敌人在炮火掩护下，从两侧向圩子逼近。东

南圩子外是一段宽阔的平地，没有一点遮挡。两个鬼子爬到一座牌坊下，疯狂地朝垛口射击。王军光向牌坊一指，队员王潘林立即瞄准“二人抬”，“嘭”的一声，牌坊底下开了花，两个鬼子死了一双。正在后面爬行的鬼子，吓得缩成一团。王军光喊一声：“打！”一阵土枪土炮，十几个鬼子上了西天。……

西南一路鬼子被土炮打得钻进了大莹盘，企图借着坟丘做掩护，攻打围子。队员们马上用绳子把“二人抬”吊在树上，居高临下，朝坟前坟后劈雷火闪地猛轰，打得莹盘浓烟滚滚，鬼子兵唧哇乱叫。

敌人第一次进攻被粉碎了，队员们的情绪更加高涨。王军光想：狗急会跳墙，鬼子一定会疯狂反扑。他便一面组织队员、群众加固圩子，准备弹药；一面召集组长分析形势。正谈着，忽然，有人咋呼起来：“小鬼子凑到一块了，准想跑！”子阳望着敌群，低声对军光说：“看样子，鬼子是屎克郎滚粪蛋——拚命朝前拱啊！”王军光点点头。他估计敌人集中兵力，妄想突破一点，就又重新组织了力量，重点防守南围子。

不一会儿，鬼子兵果然端着刺刀，嗷嗷地嚎叫着，象一窝蜂似地朝南围子涌来。望着这群越来越近的野兽，王军光两眼喷火。“集中火力，朝最前面一排打！”随着喊声，队员们朝着气焰嚣张的鬼子兵狠狠打去，铁沙子、锅铁片、土炸弹飞向敌群，直打得鬼子人仰马翻，血肉横飞。……战斗越来越激烈，队员们的斗志越战越旺盛。

正在激战中，广大群众也纷纷上阵。妇女们冒着炮火送火药、救伤员；老年人忙着砸破铍、铲头、碎锅铁，赶制弹

药。有经验的老年人就给两门土炮装火药……。

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。炮筒打热，发不出炮弹了；枪筒打红，装不上火药了。这时敌人乘机打开了一个缺口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王军光跳起来喊道：“乡亲们，誓死保卫祖国，砸呀！”喊着，他提起匣子枪第一个冲了上去。顿时如火山爆发，整个土围子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呐喊声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誓死不当亡国奴！”随着喊声，共产党员、民先队员带头在大街小巷，用铁锨、大镢、二齿钩、铡刀片劈头盖脑地朝敌人砸去。两个端刺刀的鬼子，刚要向王军光刺来，王军光右手一甩，“乒”的一声枪响，一个鬼子见了阎王；另一个鬼子回头就跑，王军光“嗖”地一个箭步上去，一把抓住鬼子的枪筒，大力士王海岳抢上一步，举起大石碌碡，猛力一砸，鬼子成了肉浆。老海泉也双手挥舞着明晃晃的铡刀，猛冲猛杀。一个鬼子刚窜过来，没等拉开架式，海泉老汉一个箭步迎上去，手起刀落，鬼子脑袋“叽哩咕噜”滚到地上。另一个鬼子从背后袭来，老海泉急转身抡起大铡刀，“当啷”一声，鬼子的大枪被砸出去老远，王叔兴飞步“噗哧”一花枪，将鬼子穿了个连心透。五十多岁的海环妈一手持菜刀，一手拿剪子，避在墙角，一眼瞅见个拿火把的鬼子正要烧房，她猛扑过去，朝着鬼子的后脑勺就是一刀，结果了他的狗命。还有些队员、群众抱着鬼子滚在地上撕打：有的搂住鬼子的腰，有的抹住脖子，有的咬着耳朵，有的按住臂膀，……大街小巷，都成了消灭敌人的战场，使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

村里正杀得热火朝天，突然，村外传来激烈的枪炮声。周围村庄的民先队也赶来了，挥舞着大刀长矛、铁锨大镢，

齐声呐喊着，铺天盖地向鬼子杀来。小沽河畔，烽火连天，日本侵略者被烧得焦头烂额。在后面督阵的龟田一看不妙，连滚带爬上了汽车，夹着尾巴向青岛逃去了……

过了不久，青岛一家汉奸报纸发出了绝望的哀鸣：“固若金汤的莱阳，无法攻占。”而经过战斗锻炼的民先队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很快发展成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七支队，王军光任支队长。这支人民武装，活跃在小沽河畔，使日寇闻风丧胆。这正是：

小沽河畔烈火燃，
抗日英雄数“民先”，
土枪土炮显神威，
千古誉名“铁花园”。

莱西县文化馆

渡海夺枪

在波涛汹涌的胶州湾，有一个南北不到三里的小岛——黄岛。它与青岛东西对峙。就在这个岛上，人们至今还传颂着当年九名民兵渡海深入“虎穴”，智夺敌人钢枪的故事。

一九四七年七月的一天傍晚，逃到青岛的土匪、还乡团头子高振亨，网罗了他的狐群狗党，开着火轮船，一律美式装备，企图窜回黄岛烧杀抢掠。他们刚一爬上滩头，就被早有准备的民兵们一顿土枪土炮，打了回去。民兵队长高奕田，眼望着狼狈逃窜的敌人，握着拳头，愤恨地说：“这群王八羔子，靠着钢枪洋炮，横行霸道。咱一定把他们的枪夺过来！”大家一听要夺枪，都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对！我们一定得想办法夺过来！”

驻黄岛的区中队指导员李永卒，看到高奕田和大伙儿夺枪的急切心情，就说：“对！我们要夺过敌人的武器，壮大咱们的力量。不过怎么夺法，得慎重研究。”

高奕田一向胆大心细，沉着多谋。听指导员这么一说，便胸有成竹地开了腔：“依我看，咱不能和这伙坏蛋硬拚，应该巧取智夺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点上了一袋烟，又接下去说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听说高振亨这伙兔崽子，最近连老百姓的瓜干都抢吃了，这说明他们已粮尽草绝。我们趁这个时机，派一个人打扮成卖粮的，想法深入‘虎穴’，摸清他们的底细，然后用一支小分队，出其不意，打它个措手不及，就

可以把敌人的枪支夺回来。”高奕田越说越激动，一口气把自己的想法全部端了出来。说完，又要求说：“指导员，这侦察的任务就交给我吧！”

大家一听，都说这是个好办法。

指导员望着这个苦大仇深的贫农儿子，想起他斗地主，打海匪，挖战壕，摸岗哨，都是跑在前头，知难而上，心里产生无限信任。于是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当天，经过支委会研究，作出了“出奇兵，入‘虎穴’，智夺敌枪”的决定，并派高奕田前往青岛侦察敌情。

第二天一早，高奕田迎着曙光，驾着小船，疾速往青岛驶去。

靠岸后，高奕田先找到他的堂兄。一打听，果然高振亨这伙匪徒急需粮食。奕田就通过堂兄取上联系，带上一袋小米、两包瓜干进了匪窝。断粮多日的匪徒们，一见粮食，就象蚊子见了血，团团围住了“雪中送炭”的“粮商”。高奕田就趁这个机会，在院子各处“溜跬”了一圈，把整个匪巢里里外外看了个一清二楚。……

把敌情侦察来了，区中队决定：趁热打铁，立即行动。

十月二十日傍晚，海面上突然刮起了五、六级的西北风，平静的胶州湾上刹那间波涛汹涌。这时，对岸警戒黄岛一带海面的国民党匪徒，早已缩进工事避风去了。

这浪涛翻滚的海面，正是渡海夺枪的大好时机。区中队副队长王世宗和民兵队长高奕田，带领七名身强力壮的民兵，化装成敌人的便衣队，驾着一条小船，乘风破浪驶向青岛前海贫民区——“纸合村”。渔民出身的高奕田担任舵手。他双眼全神贯注，凝视前方。风浪甩打着小船不停地颠簸和摇摆，

自... 志... 高... 来回答支... 的人... 下...
... 全... 的...
... 交... 的...
... 一... 大...
... 个... 员...
... 那...
... 美...
... 米...
... 民...
... 平...
... 王...
... 分...
... 一...
... 小... 的...
... 的... 一...



高奕田坚定沉着，稳操船舵。经过一番和海风的搏斗，终于驶过险区，离岸不远了。正在这时，对面突然驶来敌人的一艘巡逻炮艇。炮艇上的探照灯不时在小船周围扫来扫去。眼看就要扫到小船了，高奕田当机立断，双手猛力一拉，船帆“哗”的一声落了下来。接着，调转船头，顺风向南驶去，避开了敌人炮艇。敌人没有发现可疑目标，就“呜呜”开回老巢去了。望着远去的炮艇，民兵们气愤地说：“哼！看你们还能威风几天！”

半夜时分，小分队登了岸，到达了预定地点。高奕田一马当先，带着小分队穿街过巷，避开了敌人的几个巡逻队，然后顺一条大街，象一支利箭直插敌穴——嘉祥路十五号。这时，敌人的岗哨正抱着枪龟缩在大门洞里，见我小分队走进来，慌忙问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高奕田大摇大摆地迎上去，照那个家伙脸上“叭”、“叭”两个耳光，随即骂道：“他妈的，瞎眼啦！我们是警备司令部的！”说着，硬梆梆的枪口已经顶住了匪徒的腰部。这小子还没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就被一个箭步跃上来的小分队战士李宝义撂倒在地，随手就是一刀子。只听他“啊”的一声，就吃了“伸腿瞪眼丸”。小分队随即留下一个民兵“站岗”，其余民兵迅速冲进院子，敌人“队部”里正亮着灯。高奕田逼近窗下，侧耳一听，原来这群乌龟王八蛋正在议论明天怎样去黄岛抢粮劫物。于是，他就带着民兵闯入屋里。匪徒们一看，惊慌地问道：“那一部分？”高奕田答道：“是警备司令部的！”匪徒们一听，立刻规规矩矩，一动不动。小分队趁机举枪，齐声喊道：“不准动！举起手来！”匪徒们看看对准脑袋的乌黑枪口，顿时吓得目瞪口呆，还没来得及拿枪，就一个个乖乖地举起了双手。机警的小分

队战士，把挂在墙上的长、短枪支和弹药收拾了个一干二净。躲在后面的匪队副刘锡堂，趁小分队收拾枪支的当儿掏出手枪，妄图顽抗。眼疾手快的李文章，“叭”的一枪，把他打了个脑浆四溅。其余匪徒吓得魂不附体，哆嗦成一个蛋……。

趁敌人惊魂未定的时刻，高奕田带领民兵在夜幕掩护下，迅速撤出。一路上，他们把带来的传单撒满了大街小巷。当城内敌人的枪声、警车声、哨音声，响成一片的时候，小分队已离岸返航了。民兵们坐在小船上风趣地说：“人家这么隆重地欢送我们，下次可不能不来呀！”

这次奇袭，缴获敌人长枪八支，短枪七支，子弹若干发，打击了高振亨这伙匪徒的反动气焰，壮大了黄岛民兵的力量。

胶南县人武部、黄岛公社人武部报道组

宝屏山下巧布雷

一九四六年，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发动了猖狂进攻。临朐县北段村民兵遵照毛主席关于“人民得到的权利，绝不允许轻易丧失，必须用战斗来保卫”的教导，拿起抗日战争时期用过的土枪、土炮和地雷，同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蒋匪营长张兆德发誓要扫平北段村，消灭北段村民兵。七天之内，连续九次出兵，结果都被英雄的北段村民兵打回去了。

张兆德连吃败仗之后，他的便衣队长张布文献策说：“先送一封信吓一吓，然后潜入村内放火烧房，待民兵出来救火时，趁机一网打尽。”张兆德马上依计而行。民兵们看过恫吓信，说：“这吓不倒咱！”大家听说这封信是张布文送来的，都气炸了肺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非收拾这小子不可！”

原来，张布文就是本村的一个富农分子，在日寇手里当过汉奸，现在又成了蒋匪军的便衣队长。敌人每次到解放区烧杀抢劫，都是他亲自引路；几次攻打北段村，也是他头前当“向导”，气焰十分嚣张。北段村的民兵早就想把他除掉。

怎样除掉张布文这个祸害呢？区武装部长刘兆吉前来同民兵一起研究办法。北段村北有一座宝屏山，山上有一个关帝庙。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“香火日”，每逢这一天，周围村庄的群众都上庙烧香。估计这天张布文少不了要出来捣乱。因此，大家采纳了爆炸能手王同祥出的点子：“宝屏山

巧布地雷阵”，接着便详细研究了布雷方案。

六月二十三日晚上，刘部长带领民兵爆炸班，摸黑来到北岭布雷。岭北坡有一条小沟，是张布文的必经之路。爆炸班在沟口两旁布上雷以后，有经验的王同祥左右端详了一番，指着一个大坟包说：“再在这里给张布文准备上个‘大西瓜’！”于是，大家一齐动手，挖好坑，埋上雷，细心伪装好，才一起回村去了。

第二天黎明，指导员王同胜带领民兵悄悄来到北岭，隐蔽起来。等到天东南响时，张布文带领约一排匪军，果然顺着沟底向岭上爬来。眼看敌人进了雷区，王同祥“乒乒”打了两枪。敌人一听枪响，乱作一团，四散躲藏。一个匪兵踏响了地雷，“轰”的一声，坐了“飞机”。张布文趴在一个坑里，咋呼着机枪手抢占前面的坟包。

敌人的机枪响了，疯狂地向岭上扫射。指导员王同胜果断地命令：“集中火力，打敌人的机枪！”于是，民兵们一齐用步枪打，手榴弹轰，倾刻间，就把敌人的机枪打哑巴了。张布文慌了手脚，从坑里爬出来，弓着腰往前跑。民兵们的枪又响了，吓得他慌忙向左侧的一个大坟包滚去。王同祥眼看张布文进了雷区，心里乐得开了花。只见那家伙滚着滚着，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坟包后面一股黑烟夹着黄土冲天而起。这时，民兵们一齐高声欢呼：“梁房（张布文的乳名）坐飞机了！梁房坐飞机了！”

敌人见队长挨了炸，慌忙拖着象死狗一样的张布文调头逃窜。民兵在后面开枪“欢送”。张布文这个作恶多端的大坏蛋，半路上就见了“阎王”。

临朐县人武部报道组

石门坊前歼残敌

从临朐城西去二十里，就是群峰林立、山峦起伏的逢山。逢山南麓的石门坊，是临朐县境内八大名胜之一。两峰对峙，很象两扇石门。走进石门坊，便是一条三面悬崖绝壁的山涧。一九四八年，坊山区的民兵就在这里歼灭了一股国民党反动派残匪。

那一年的农历三月二十八日，石门坊下谭马村谭金山、谭厚吉等五个民兵，吃罢早饭，和往常一样，背着枪、扛着农具，到村东的三沟涧去干活。干了不到一袋烟的工夫，就听到东边一阵枪声。谭金山机警地停下手里的活计，向东了望。他发现在三沟涧的沟底，有一帮国民党反动派残匪，前拥后挤，慌慌张张地向西窜来。人群中还夹杂着不少驮着箱子和包袱的牲口。几个匪军用枪托捣着驴腩，赶着牲口快跑。几个披头散发的军官太太，抱着孩子，歪歪扭扭地紧跟在后面。走在头里的那个家伙，手提着匣子枪，东张西望，不时催促着匪兵走快一点。

谭金山低声对谭厚吉他们说：“这群国民党反动派匪军，很可能是败下来的，想从我们这里翻山逃走，我们一定要截住他，消灭他，决不能让他们翻过山去！”“对！不能叫这些狗日的跑掉！”谭厚吉等愤怒地说。五个人一合计，决定利用这里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，等敌人靠近，狠狠地揍他一顿，逼着敌人向深山绝路上走。于是，各人选好了地形，一线散

开，趴在沟沿上注视着敌人。

敌人刚来到崖头下，谭金山喊了一声“打！”一排手榴弹飞向敌群，接着五支步枪又一齐向敌人开了火。匪军顿时乱了营，有几个匪兵急忙趴在地上，慌慌张张地打起枪来。那个走在前头手提匣子枪的家伙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，见只有几个民兵，便嗥叫起来：“给我打，谁要跑我就毙了他！”四处奔跑的敌人一听，吓得慌忙趴下打起枪来。

枪声就是命令。正在田间干活的谭佃士等四名民兵听到枪声，立刻撂下农活，提枪跑来。村里的民兵，也迅速拿起武器，朝枪响的方向奔来。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了。

民兵的枪声越响越密，“缴枪不杀，优待俘虏”的喊声响成一片。敌人摸不清是被民兵还是被主力部队包围了，不敢久战，慌忙向石门坊东山逃去。

这时，正在朱堡吃早饭的坊山区委的干部，听得谭马方向枪声激烈，区委书记严青俊立即将区委的二十多个同志分成三组，带领朱堡的民兵分头朝谭马方向跑去。正回家探亲的两名解放军战士，也投入了战斗。

区武工队班长王兴成，带领几个民兵从朱堡向北插去，准备从殷家河一线围剿敌人。刚走到龙泉河沟沿上，便看到三个被打散的匪兵，顺着沟底往东逃窜。王兴成轻声对民兵说：“敌人来了，快埋伏好，等靠近了捉活的。”民兵们迅速趴到沟边的麦地里，屏气盯着敌人。一百米、五十米……敌人来到跟前了。“不准动！举起手来！”王兴成大喊一声，一支支乌黑的枪口对准了敌人的胸膛。惊魂未定的匪兵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坏了，扑通一声，跪在地下，哆哆嗦嗦地举起双手缴了枪。

当王兴成他们押着俘虏赶到三沟涧时，敌人已经逃上了石门坊东山。不一会儿，严指导员他们也押着两个俘虏赶来了。

这时，太阳已经偏西了。区委书记严青俊，召集区干部共同分析了敌情，决定全体区干部分头到各村组织民兵，封锁住山下的路口，截击夜间逃窜的敌人。

逃进石门坊的国民党反动派残匪，一看此处三面悬崖绝壁，无路可逃，后面又被民兵追击，不禁发出绝望的哀鸣。这伙匪徒从逃出潍县之后，已经两天没吃上饭了。伤兵得不到医治，哭爹叫娘。随逃的军官太太，更是老婆哭孩子叫。有的匪兵饿急了眼，索性把牲口杀死，拾柴禾烧着吃。为了抢到一块半生不熟的驴肉，匪兵们互相争夺着，叫骂着，闹成一团。

天黑下来了，春天的夜风带着寒意从山上吹来，匪兵们冻得直打颤颤。匪队长强打精神，扯高嗓门说：“弟兄们，今晚上咱们要冲出去，到了济南我们就有办法了！”众匪兵被寒冷、饥饿折磨得心灰意懒，有气无力，哪还有突围到济南的信心？大部分都躺在地上动也不动，只有一小部分不知死活的家伙，从地上爬起来，跟着匪队长突围去了。

山下各村民兵，早已严密控制了下山的路口，封锁了一切能走人的地方，布下了天罗地网。敌人走到哪里都遭到了民兵的截击，走到哪里哪里便响起“缴枪不杀”的喊声。后来匪大队长带领匪兵从一条山沟里偷偷溜下来，又被埋伏在这里的严青俊和谭马民兵发现，一阵排枪打过去，吓得匪兵们又扭头窜回了山上。

一夜，山下的民兵不断打着冷枪，敌人龟缩在山沟里，

· 一动也不敢动。有两个侥幸逃出包围圈的匪兵，刚跑到临朐城附近，又被我城区民兵活捉了。

为了迅速歼灭这股残匪，第二天一早，坊山区委又召开了紧急会议，研究了歼敌措施。决定调集全区民兵，在午饭前逐步缩小包围圈，先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，逼敌下山缴械，如果敌人顽抗，就把它压进山涧，全部消灭。

傍晚午时分，石门坊山坡上布满了民兵。独立营杨教导员也带领一个连赶来了。残匪完全落入了我军民兵布下的层层罗网之中。

被围困在山上的敌人，象没头苍蝇一样，乱撞了一夜，此刻更感到走投无路，纷纷动摇起来。这时候，民兵对敌人开展了政治攻势。匪大队长眼看无路可走，只得亲自带领两个护兵，手里举着白旗向山下走来。民兵见敌人打着白旗投降来了，便押着他们到了区委书记严青俊和教导员杨林跟前。

匪大队长走上前来，点头哈腰地苦笑着说：“兄弟自知走错了路，特地来找人民政府联系投降，不知谈判条件是……”杨教导员把手一挥说：“条件很简单：交出武器，才给出路！”匪大队长连声称是，赶忙摘下身上的手枪，双手递了过来。他又回身让两个护兵也交出了匣子枪和子弹袋。这时，杨教导员向匪大队长宣布了四条规定：一、集合队伍，排队下山，把武器全部放在山脚下；二、不许破坏武器装备；三、下山后到指定地点集合，不准乱动；四、把抢劫的老百姓的东西全部交出来。最后，杨教导员义正词严地说：“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优待俘虏；只要放下武器，再不与人民为敌，一律给予出路。”匪大队长一面听着，一面不住的点头，

被，宝珠杀四女封去国头吨个西出官制”。县，县，县“直县



...也走... 一个... 一会儿...

连声“是，是，是。”随后让两个护兵回去传达四条规定，赶快下山投降。

下午四点钟，在我广大军民的严密监视下，一长串垂头丧气的国民党反动派残匪，从山上走了下来。独立营的战士和民兵，押着俘虏，凯旋而归。

“我们胜利了！”“毛主席万岁！”广大民兵、群众为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纵情欢呼着，潮水般地向山上涌去，争相参观胜利品。经过清点，这次战斗共缴获迫击炮一门，轻机枪两挺，手枪七支，步枪一〇八支，炮弹三十余枚，子弹数千发，还有其他物资一大宗。

临朐县人武部 介章 新安

模范民兵爆炸队

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，掖县文风区的民兵爆炸队，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“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，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”的教导，勇敢机智地开展地雷战，炸得敌人心惊胆寒，荣获胶东军区授予的“模范民兵爆炸队”的光荣称号。

(一)

东朱旺村西有一座大桥，四周群山相连，这里是掖县到平度县的必经之路。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天，日本鬼子和伪军一百多人，要从掖县到平度换防。民兵爆炸队得到情报以后，立即炸毁了大桥，在河两岸布下了地雷阵，并把一段公路作了伪装，好象路面上埋有许多地雷的样子。

中午时分，日伪军的队伍过来了。他们走在爆炸队伪装过的公路上，好象进入了迷魂阵，惊恐万状，走走停停，恨不得把脚扛在肩膀上。

他们来到桥旁，发现大桥被炸，气得鬼子哇哩哇啦直叫唤。立即派出几个汉奸，到村里捉人修桥。敌人拥成一团，坐在他们选择的“安全地带”上，等着修桥。哪里知道，他们视为“安全地带”，正是爆炸队布下的地雷阵。一个日本鬼子哨兵，老驴抬蹄般地走来走去，四处张望，不一会儿，这个

家伙踏响了连环雷，只听得轰、轰、轰连声巨响，日伪军被炸得血肉横飞，倒了一片。这时，隐蔽在周围山上的民兵，土枪、土炮一齐开了火；梆子声、号角声、喊“杀”声，响彻山谷。吓得日伪军屁滚尿流，窜回了掖县城。

(二)

一九四四年春天，掖县根据地的广大民兵和革命群众，积极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，使敌人所到之处，尽是空舍清野，不仅粮食找不着，就连凉水也喝不上。唯有一样东西让敌人吃的过瘾，那就是“铁西瓜”。掖县城、马驿、小庙后等据点的日伪军，几次到文风区抢粮，都是拖着被炸死的尸体窜回了据点，一粒粮食也没得着。

敌人并不甘心失败。有一天，掖县城里的日本鬼子，带着一百多个伪军，杀气腾腾地到文风区来“扫荡”。爆炸队提前在敌人必经的前、后店子村附近的公路上摆下了地雷阵，准备再叫敌人尝尝铁西瓜的厉害。

一会儿，日伪军的队伍象一条毒蛇似地顺路过来了。当头骑在马上日本鬼子小队长，拿着望远镜，不时地向两边山坡上观察，生怕中了埋伏。他没有想到屁股下的马却踏响了地雷，只听得“轰隆”一声响，这个做恶多端的日本鬼子小队长，坐着“土飞机”上了西天，马也被炸得粉身碎骨，一条马腿被抛出有几十米远。接着，敌人队伍前后左右的地雷一齐开了花，十几个日本鬼子和伪军当场丧了命。剩下的日伪军，夹着尾巴逃跑了。

(三)

日本鬼子吃够了“铁西瓜”的苦头，就想出个鬼点子：每次出发时，抓些老百姓在前面“踩路”，他们远远地跟在后头。敌人满以为这样就可以保住狗命了，那知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。爆炸队遵照毛主席关于“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，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，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，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”的教导，走村串户，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，传授地雷技术，发动群众配合爆炸队，狠狠打击敌人。

一九四四年农历八月十四日，掖县城出动了八十多名日伪军，到夏邱集上抢东西。在他们回据点的路上，民兵们早已选好了地形，为敌人准备下了过中秋节的礼物——“铁西瓜”。中午，敌人带着抢来的猪肉、鸡蛋、蔬菜等东西往回走，又抓来一些群众在前头“踩路”。在接近雷区时，群众突然纷纷跳进路旁的一条大沟里，一转弯就不见了。日本鬼子气急了，唧哩哇啦地叫着向沟里追去，刚跑出几步，“轰、轰”就是几声巨响，十几个日本鬼子应声倒地。这时，埋伏在周围的民兵一齐开了火。日本鬼子慌作一团，丢下抢来的东西，争相逃命。

(四)

一九四四年麦收以后，根据地的人民怀着丰收的喜悦，踊跃缴纳公粮，支援前线。几天的时间，就在东朱旺村集中

了四十多万斤粮食。爆炸队长毛云章，组织广大群众日以继夜地进行疏散。

一天早晨，天刚发亮，二十多个伪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，偷袭进村，挨家逐户地搜查粮食。毛云章接到报告后，心急如火，他想：还有十多万斤粮食没有疏散出去，万一被敌人发现，将会给革命造成多大的损失啊！豁出命也要保住公粮，一粒也不能丢！可是眼下敌人已进了村，来不及集合民兵了。怎么办？这时，他急中生智，带上两颗手榴弹和一颗八斤重的地雷，迅速爬到离敌人不远的一幢房子顶上，用尽平生力气，把地雷投向敌群。这从天而降的土地雷，炸得敌人丧魂落魄，蒙头转向，当是哪里打来了炮弹呢！敌人惊魂未定，毛云章又高喊道：“一排向左，二排向右，三排跟我来。冲啊！”接着，两颗手榴弹又在敌群中开了花。敌人不知虚实，真以为是碰上我主力部队，撒腿就跑。民兵们听到爆炸声，立即赶来，一气把敌人追出老远。

（五）

一九四七年十一月，蒋匪顽八军，沿烟潍公路大举向掖县进犯。我胶东主力决心在掖县粉子山一带迎头痛击来犯的敌人。为保证主力部队有足够的时间集结兵力，这一带地方武装和民兵担任了阻击任务。毛云章带领民兵队从三埠山开始，沿烟潍公路步步阻击，使敌人每前进一步，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

一天深夜，毛云章带领十几个民兵摸进了沙河镇顽八军的营巢，在大门上挂了地雷，敌营房周围也布满了地雷。大

约一袋烟的工夫，换岗的敌人弄响了大门上的地雷，敌人象被捅了窝的马蜂一样，慌忙出动，轻、重机枪、步枪一个劲地乱打。为了诱敌出巢，大量歼敌，民兵队故意打了两土炮。敌人一听是“土八路”，便放心大胆地向外冲来。刚走出几步，地雷开了花，敌人倒下一大片。剩下的敌人吓得趴在地上，乱打了一阵枪便滚了回去。

毛云章和民兵们就是这样，夜间骚扰，白天截击，在沙河到掖县城的公路沿线和粉子山周围埋下了一千多颗地雷，迫使敌人住不下，走不动，为我军在粉子山一带集结优势兵力赢得了时间。

粉子山战斗，在主力军、地方武装和民兵的紧密配合下，歼敌四千余名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

掖县人武部报道组

粮站卫士

一九四六年，为了支援解放战争，临朐县委在辛寨设了个粮站，临近几个县的粮食、饲草，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，然后再送往前线。当时，这个粮站经常存放着四十多万斤粮食和四十万斤饲草。辛寨的老老少少把心全贴在了粮站上。民兵们更是日夜站岗放哨，还多次粉碎了敌人的破坏阴谋，成为保卫粮站的坚强卫士。

生擒特务

六月的一天，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，热得人们透不过气来。女民兵邓兴美，手执红缨枪，警惕地站在村南路口上，认真盘查着来往行人。

天快晌的时候，从村西南的小路上走来一个人。只见他光着脊梁，挎着一个篮子，秃脑袋被太阳晒得油光发亮，一对三角眼鬼鬼祟祟地朝四处张望着。

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？”等这人刚到跟前，兴美便喊住了他。他见是个闺女站岗，大着胆子往前凑了凑，装着关心地说：“哟，这么热的天你还站岗，可真辛苦啊！”说完，用手抹了抹秃头上的汗水。

“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兴美厉声追问。

“我，我是来取药的。”

“路条呢？”

一听要路条，他支支吾吾地说：“路条，有！有！”说着伸手去翻弄放在篮子里的小褂，胡乱掏了一阵，什么也没掏出来，便装出一副可怜相说：“给病人抓药，走得急，把路条忘在家里了。小妹妹，治病要紧，你就让我过去吧！”

“不行！没有路条谁也不行！”

这家伙一看过不成，他从腰里掏出一叠崭新的钞票，说：“好妹妹，你放我过去，我把这些全给你……。”兴美一看，肺都气炸了。心想：这家伙一定不是个好东西，就严厉地说：“谁要你的臭钱！放老实点！”说着用红缨枪指住了他。

狐狸露出尾巴了。那家伙作贼心虚，见四下没人，转身就跑。邓兴美那里肯放，边追边“嘟嘟”地吹哨子。他见邓兴美追了上来，凶相毕露，从篮子底摸出手枪就打。哨音、枪声一传出，村里的民兵立刻出动了，在田间干活的民兵赶来了，过路的群众也参加了追赶。那家伙边跑边打枪，没跑出多远，子弹就打光了。这时，追赶的民兵越来越多，包围圈迅速缩小。那家伙急了眼，一头钻进了苇湾……民兵们很快把苇湾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又派人进去严密搜索，终于把他从泥水里揪了出来。

经过审问，原来那家伙是顽匪张天佐派来破坏粮站的特务。

夜袭抢粮队

秋天的一个午夜，民兵队长王继臣从粮站巡逻回来，刚擦完枪，执勤的民兵王继云突然跑来报告：“北门外发现敌

人，队伍排得老长，看样子是来抢粮的。”王继臣一听，立即叫起集宿的民兵，带着朝北门跑去。

一到北门，民兵们迅速抢占了有利地形，一线摆开，作好了战斗准备。王继臣借着月光向北一看，只见从棘子庄方向来了有一、二百人，象是蒋匪正规军，还带着不少牲口。他低声对民兵说：“敌人这次来，估计要抢粮站，咱绝不能放敌人进村。等靠近再打，没有命令不许开枪！”民兵们个个怒火满腔，紧盯着敌人，暗下决心：“有我们在，就有粮站在！”

一百米，八十米，五十米……。

“打！”王继臣一声令下，一排手榴弹便在敌群中开了花。正提心吊胆向前移动的匪兵，被这突然的打击吓乱了阵脚，受惊的牲口蹬开四蹄，狂叫着四处狂奔起来。“叭……”一阵排枪，又朝敌人屁股打去，几个腿短的敌人应声倒地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敌人一气跑到离辛寨一里多路的宫家林，匪连长回头看看，没人追击，便大着胆子停下来，挥舞着匣子枪，大声喊道：“住下——，再跑老子毙了他！几个土八路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，真他妈的熊包，快给我杀回去！”匪兵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不敢迈步。

这时，民兵们发现敌人堆在宫家林村头，象是准备反扑，为了不使敌人有喘息的机会，王继臣带领民兵迅速从侧面向宫家林摸过去。快接近匪群时，王继臣突然故意大声命令道：“一连向左，二连向右，三连跟我来！”话音刚落，民兵象一群小老虎似的高喊着“冲啊！”直向敌人扑去。惊魂未定的匪兵，忽听惊天动地的喊声，以为真的被包围了，哪还顾得还击，一个个争相逃命，一气窜回了老巢。

活捉赵恒祥

天刚蒙蒙亮，盘阳集村北的豆地里，有一伙“割豆子”的人，一边割豆子，一边了望着通往棘子庄的大道，好象在等什么人一样。该吃早饭了，也没人回村，有的脸上还露出焦急的神情。原来，这是辛寨民兵和县独立营一排的战士，要趁今天赶盘阳集，在这里等着收拾春阳乡伪乡长兼“保安队长”赵恒祥。

提起赵恒祥，当地群众都恨得咬牙切齿。他本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，抗日时期，认贼作父，投靠日寇当了维持会长，跟着日本鬼子到处残害老百姓。日本鬼子投降以后，他跑到昌乐，投靠蒋匪军，摇身一变又成了春阳乡伪乡长。从那以后，他更加狠毒。他网罗了三、四十个逃亡地主、汉奸和兵痞，组成“保安队”，依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，在盘阳一带捕捉和杀害革命干部以及革命军人家属，破坏民兵组织。每逢盘阳集，他们就到集上抢东西。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，保卫胜利果实，中共盘阳区委决定消灭这伙土匪。今天，辛寨的民兵，就是配合独立营的同志，埋伏在山上、路边，专等赵恒祥的“保安队”来送死。

好容易等到太阳升起来了，仍不见敌人的影子。正当大家等得发急的时候，突然干石沟北岭上出现了一帮人，歪歪斜斜地朝前走。一眼就看得出，正是春阳乡的“保安队”。四十来个人，稀稀拉拉地拉了好长一溜，走下岭来。排长一见敌人进了“口袋”，把腰一挺，拔出驳壳枪，“叭叭”就是两枪。眨眼间，满坡“割豆子”的人，有的从腰里掏出匣枪，有

的从豆秸堆里摸出大枪，一下子把敌人包围了起来。敌人吓懵了，没顾得从脖子上摘下枪，便慌忙跪在地上，举起了双手。在后面跟着的赵恒祥，见势不妙，便扭头朝牛山顶跑去，几个匪徒也跟着逃窜。埋伏在山上的民兵，一见赵恒祥跑来，个个摩拳擦掌，等他刚跑到半山腰，只听“叭”的一枪，弹头从赵恒祥耳边穿过，他“扑通”一声吓瘫在地。当他发现自己还没死时，又一骨碌爬起来，转身往干石沟北岭跑去。山上的民兵那里肯放，紧紧追了上去，山下部分民兵和独立营战士，也向山上追来。赵恒祥边跑边打枪，企图逃回老巢。民兵马长清，一边追一边喊：“戴黄帽子的那个是赵恒祥！”其他民兵也齐声喊道：“跑不了啦！捉活的！”赵恒祥一听，赶紧把黄帽子扯下甩掉了。赶集的群众一听民兵在捉赵恒祥，也赶来了，跟着追了起来。马长清一看赵恒祥把黄帽子扔了，便又高声喊道：“穿黄褂子的那个是赵恒祥，快追呀！”赵恒祥一听，又连撕带扯地把黄褂子脱下来扔了。趁他这小子脱褂子跑得慢的时候，几十个民兵飞步追到跟前。赵恒祥急眼了，抡起匣子枪就打，一扣扳机，没有子弹了。这时，战士、民兵和群众，已汇成一道严密的包围圈。“活捉赵恒祥”的呐喊声响遍山野。赵恒祥如瓮中之鳖，又累又怕，一屁股蹲在山坡上，再也起不来了。民兵们冲上去，用粗壮的大手抹着他的脖子，把他揪了个四爪朝天，这个敌人得到了应得的下场。

痛打落水狗

一九四八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，正逢辛寨大集，民兵队

长王继臣，安排好看护粮站和村庄的岗哨，正要带领民兵上坡干活，在西门站岗的民兵马松跑来报告说：“王家圈桥上有六个匪军，带着两支枪，看样子象是散兵，正在桥上休息，快去打吧！”早就手痒的民兵们，齐声说：真是“兔子叫门——送肉来了，走，打这些狗日的去。”说着就去摘枪。王继臣把手一摆，说：“慢着！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，不打无把握之仗。咱们打兔子也得摆好打虎的阵势。为了不让敌人逃掉，一、二班出西门分两路包抄敌人。我带三班出北门断他们的后路。司号员到北岭上，等枪声一响就吹冲锋号。”吩咐完毕，四十多名民兵，立即分三路向王家圈桥包抄过去。

王继臣带领三班民兵一出北门，便迅速隐蔽地向王家圈桥接近。走上桥东的小土岭子，老远看到六个匪兵横卧在桥上，枪靠桥栏杆倚着。王继臣端起枪朝敌人打了一家伙。枪声就是命令。顿时，山岭上响起了威武雄壮的军号声，英勇的民兵高喊着杀声冲了过去。匪徒们闻风丧胆，就势跪倒在地，哆嗦着举起了双手。……

原来，这六个匪兵，是在潍坊战役中被解放军打散，侥幸漏网的。他们企图南逃，想不到半路上就做了辛寨民兵的“战利品”。

临朐县人武部报道组

盘龙山十一勇士

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五日晚，月亮刚出东山，临朐县武装部长蒲方南率领独立营战士和民兵组成的十一人小分队，从窦家洼出发了。这次他们要插入敌占区袭扰敌人。

顶着初冬的寒风，沿着崎岖的小道，小分队转到龙岗北面，悄悄接近了敌人的围墙。围子里死气沉沉，没有一点动静；借着朦胧的月光，只见两个敌哨抱着大枪，缩着脑袋，在围墙上机械地来回走动。蒲方南低声对战士和民兵说：“看来敌人都睡了。咱今天来个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插它一家伙，打了哨兵就撤！”于是十一条枪口都瞄准了围墙上的两条黑影。随着蒲部长一声令下，只听“叭、叭、叭……”，一串火光飞向围墙，两个敌兵应声倒下。

围子里，酣睡的敌人，被枪声惊醒，顿时人喊马叫，机枪、步枪乱放一通。这时，蒲部长已带着小分队安全撤离，走出很远了，还听到后面枪声不绝。

当小分队来到盘龙山脚下时，天已放亮。为了观察敌人动向，蒲方南带领小分队上了山。

盘龙山，座落在弥河东岸。山顶上有一座玉皇庙。上层玉皇阁，只有一米多高的残墙断壁；下层只有向南的一个门洞，门板早已不见了。进去一看，东北角有一个名曰“老母洞”的套庙，东南角有一道石梯，可通上层玉皇阁。蒲方南沿着石梯登上玉皇阁，向龙岗方向了望，大雾弥漫，什么也看不

清。他考虑到经过一夜奔袭，大家都有些饿了，便派战士吴学升到山下安家林村买些饭吃。

吃过早饭，太阳升起来了，晨雾渐渐消散。这时，蒲方南举目四望，突然发现从龙岗方向过来一股敌人，约有三、四百人，象一条毒蛇似的弯弯曲曲顺着小道爬上了石庙子岭。蒲方南迅速把小分队召集在一起，分析这股敌人的动向。大家一致认为，一定是龙岗的顽匪，昨夜遭我袭击，今天要到解放区进行报复。蒲部长紧锁着两道浓眉，一面听着大家的分析，一面思考着对付敌人的办法。只见他眼睛一亮，舒展开紧锁的眉头，坚定有力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决不能让敌人踏进解放区一步！咱干脆把敌人引上山来，我们居高临下，又有玉皇阁作掩护，只要大家发扬勇敢战斗、不怕牺牲的精神，就能坚守阵地，拖住敌人！”队员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一定要坚守盘龙山，拖住敌人，战斗到最后胜利！”蒲方南立即带领大家用石头堵死了玉皇阁下层的门洞，留下两人守卫在门旁，余者都登上了玉皇阁。

这时敌人已到山下。蒲方南朝敌群打了两枪。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了一跳，忙停下来向山上观望。当敌人发现玉皇阁上有我小分队在活动，便分两路朝山顶包抄过来，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山头团团包围了。

敌人蚂蚁似的爬到庙前。蒲方南大喊一声：“打！”一排手榴弹飞了过去，头前几个匪徒见了“阎王”；后面的敌人，吓得缩着个脖子往回窜。小分队的枪弹又猛扫过来，动作慢的匪徒又吃了个“透心丸”。敌人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。蒲方南叮嘱大家：“注意节省弹药，把敌人放进院子里打。要打准，一枪不空！”

敌人又组织了第二次反扑。一个驴脸黄牙的匪军官，挥舞着双匣子枪，避在山门后边，指挥着匪兵妄图占领庙院。蒲方南瞅准了，“叭”的一枪，匪军官头上的帽子飞了，接着就象一布袋糠倒在了地下。这时，后面一个匪徒，发疯似的哭喊着：“三叔啊！三叔啊！”往院里冲。守卫在下层门洞后面的民兵李子举，从石缝里瞄准了这个家伙，一勾扳机，说了声“跟你三叔一块去吧！”这一枪不偏不歪，哭“三叔”的家伙被敲掉了半边脑袋。跟进来的几个家伙，吓得连滚带爬地缩了回去。

敌人几次被挫，恼羞成怒，便组织所有的步枪、机枪，疯狂地向玉皇阁射击，企图用火力的摧毁石庙。雨点似的子弹打得碎石飞溅，四处乱飞。小分队的同志们停止了射击，隐蔽在石墙后面。一会儿，敌人的机枪又从庙后西北角上朝玉皇阁扫射过来，妄图用交叉火力压住我小分队，冲进庙院。蒲方南从容地从身旁战士手中拿过一支步枪，装上枪榴弹，瞄准敌人的机枪射去，只听“轰”的一声，敌人的机枪哑巴了。这时，敌人的两颗迫击炮弹也在阁上爆炸了，战士刘金全被炸飞的石块击伤头部，晕倒了。身旁的同志赶紧上去扶他下阁。这时候，外面的敌人在火力掩护下冲进了庙院。

趁敌人混乱之时，蒲方南指挥小分队迅速沿石梯撤下玉皇阁。

小分队刚撤下玉皇阁，敌人便包围上来，可是没有一个敢靠近门洞的。敌人见我小分队不打枪了，便大着胆子喊：“你们赶快缴枪投降吧。”班长王克俭听了，气得咬着牙根，粗声粗气地向外喊道：“进来吧，拿刺刀尖给你尝尝！”停了一会，过来几个匪徒，用枪托捣着堵门洞的石头。蒲方南顺

着石缝向外看了看，便拿过一颗手榴弹，一拉导火索，从石缝里捅了出去。“轰”的一声，几个匪徒又倒在门洞外面。敌人更加气恼，调集了四、五挺机枪，一齐朝着堵门洞的石头射来，想用火力打开门洞。

蒲方南镇静地把大家召集在门洞旁，压低声音，坚强有力地说：“同志们！眼下正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了！我们共产党员、人民的子弟兵，决不向敌人屈服，一定要坚持到底！坚持就是胜利。”他停了停，又说：“大家清点一下弹药，上好刺刀！”大家立刻检点了弹药：九支步枪还有二十多发子弹，警卫员小扈的匣子枪还有十几发子弹，蒲方南枪里只有一发子弹了，手榴弹剩下四颗。副班长刘绪汉解下枪背带，把四颗手榴弹捆在一起，抱在怀里，庄严地对蒲方南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为了保卫解放区，最后我要用这四颗手榴弹和敌人拚！”大家齐声宣誓道：“人在阵地在！死也要同敌人拚！决不当俘虏！”

蒲方南望着身边的十个刚强铁汉，激动地说：“好！同志们，天已晌午，解放区的群众已有准备了。独立营的同志和各村民兵，也会来支援我们的。我们一定要同敌人决战到底，坚持到最后胜利！”

敌人的机枪仍在狂叫。突然，堵门洞的石头被打得塌落了一个洞，子弹象雨点似的射在北墙上，又碰在屋顶上，“噗噗”地直往地下掉土。十一位勇士，象十一尊金刚守卫在门洞两旁，端着刺刀，等待着敌人下一步的行动。

忽然，敌人的机枪停下了，只听外面敌人嚎叫道：“放火烧！烧死这些土八路！”原来敌人想出了一个毒辣的手段，他们到山下安家林村扛来一些浇上火油、豆油的高粱秸，放

百八... 港火... 第一... 聯... 毛... 一... 以... 為... 典... 義... 平... 信... 代... 向... 拜... 可... 善...



一... 城... 高... 山... 火... 上... 雲... 一... 來... 其... 林... 林... 滾... 走... 不... 山... 際... 門... 出...

起火来。

敌人把几捆燃烧着的高粱秸，捅进了门洞，顿时，烈火浓烟灌满了玉皇阁。十一位勇士，有的脱下棉衣，扑灭身上的火，有的用刺刀往外挑烧着的高粱秸。敌人又不断地猛往里捅。烧着的高粱秸火越来越大，烟越来越浓，呛得人喘不上气，睁不开眼。蒲方南的衣服烧着了，眉毛烧焦了，仍沉着地指挥大家战斗。一会儿，警卫员小扈昏倒了，蒲方南见墙东北角的石洞里烟少，便指挥大家扶着小扈向石洞里撤。进洞以后，他用棉衣堵住洞口，和王克俭守在这里，监视敌人。

石洞里面不到四平方米，十一位勇士挤在一起，心贴着心，互相鼓励着：“坚持！坚持就是胜利！”屋里火更大了，烟更浓了。石洞里也渐渐灌满了烟，呛得人嗓子里火辣辣的，身上汗水直冒，很快浸湿了棉衣。蒲方南关怀地问大家：“能坚持住吗？”大家坚定地回答：“能！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要同敌人斗到底！”

一小时过去了，两小时过去了。蒲方南掏出怀表看了看，时针指着两点半。这时，外面的敌人满以为我小分队的同志被烧死了。一个匪徒拨开门口的火堆，探进半个身子向屋里张望。蒲方南和王班长的枪同时打响，那个匪徒一头栽进了火堆。敌人惊叫起来：“土八路没烧死！快，再加柴禾！”一捆捆高粱秸又仍了进来……。

突然，山下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和激烈的枪声，院子里的敌人顿时骚乱起来，慌忙调过身子，朝我增援的军民乱放起枪来。

洞里十一勇士，听到自己的同志打上山来，兴奋得眼里涌出了热泪。蒲方南第一个跳出石洞，沿着石梯冲上玉皇阁，

把早已捆好的手榴弹向院内的敌群投去，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敌人又倒了一片。受到内外夹击的敌人，顿时大乱，纷纷向东山坡逃跑了。

前来增援的独立营战士和民兵们冲上来了，十一勇士迎出玉皇阁。战友们欢欣鼓舞，热烈地握手拥抱，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……。

战斗胜利结束。十一勇士坚守盘龙山，使四百多名顽匪军被阻在玉皇阁前，没能越过雷池一步，最后丢下三十多具尸体逃回了老巢。

临朐县人武部

捉 匪 记

这里讲的是，地处徂徕山前咽喉要道的泰安县黄石崖民兵，智捉蒋匪的两个小故事。

兄妹俩擒逃敌

一九四六年夏，我鲁中解放区军民，一举攻克了泰安城。盘踞在城内的蒋匪军大部被我击毙、俘虏，少数漏网的敌人，如惊弓之鸟，四处逃窜。

这天拂晓，黄石崖村民兵侯方富去找队长吴家掌。刚出屋门，忽见大门外闪进一个人来：高个子，老驴脸，倒背着枪，拖拉着一只鞋，眼里布满了血丝。看着来人这付狼狈相，侯方富明白了八、九分，心想：这一定是漏网的逃敌。今天他自己送上门来，可甭想再跑掉了。为了麻痹敌人，他平静地问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过路的，老乡。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！”那人凑过来，皮笑肉不笑地说。

“吃的俺也没大有了。”侯方富故做为难地回答。那家伙抬头望见树上黄里透红的杏子，伸手便摘。侯方富顺水推舟，忙迎上去说：“树顶上有好的。”他上树摘了一些大甜杏子后，故意大声招呼妹妹：“方兰，快烧水做饭！”这个肚饥口渴的匪兵一听说要给他烧水做饭，特别高兴，大嘴一咧，狼吞虎

咽地吃起杏来。这时，侯方富装作闲聊地问道：“上哪去的？”

“兖州。”那家伙一边吃，一边不在意地回答。侯方富一听，知道他是想逃往兖州匪部去，心里暗想：“哼，想跑掉，半边铃当咋响（想）来。”就在那家伙只顾吞杏子的时候，侯方富悄悄地绕到敌人身后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抱住了他的后腰。那家伙知道不好，猛起身挣扎，妄图甩开侯方富逃跑。方富一面紧紧抱住敌人，一面朝屋里喊：“方兰，快来揍这个狗杂种！”话音未落，方兰拖着一根烧火棍，大步跨到了匪兵跟前，二话没说，照着敌人就是一顿猛打，揍得那家伙“嗷嗷”直叫。方富乘机夺过枪来，“哗”的一声推上子弹，高声喝道：“不准动！动就要你的狗命。”那家伙吓得脸色蜡黄，跪在地上，苦苦哀求：“饶命，饶命！我投降，我投降！”就这样，这个妄图逃回狼窝继续与人民为敌的丧家犬，被侯方富兄妹活捉了，把他押送到了县政府。

县政府为了表彰侯方富兄妹赤手捉蒋匪兵的模范事迹，在封家庄召开了全县民兵大会，举行了授奖仪式，奖给黄石崖民兵五支步枪和一面锦旗。锦旗上绣着十二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：“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。”

小哨兵立大功

一九四六年八月，国民党反动派吴化文部在我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，拖死带伤，败退于兖州一带，他们派出了一股匪军，化了装，妄想混入徂徕山解放区刺探情况。

二十三日早饭后，担任放哨任务的黄石崖十四岁的放牛娃侯培兰，和往常一样，兴致勃勃地赶牛上山了。她把牛赶

到大鞭子山后面，便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向四处了望，凝视着山下的每一条小路。一头午过去了，没有发现什么情况。小培兰并没有放松警惕，过午，她仍然仔细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。

突然，她发现在西北山脚下的小道上，有几个人向村里走去。培兰忙躲到树后，瞪大眼睛，死死盯住来人不放。她数了数，一共是七个。这七个家伙磨蹭了半个多小时，嘀咕了一阵，又转身离开了通往村里的小路，朝小培兰放牛的方向走来，看样子是想绕道上山。为了弄个明白，培兰从树后来到大石头上，嘴里哼着小曲，手里扬起小鞭，象没事似的。不一会儿，那几个家伙来到了培兰跟前。一个猫头鼠眼的家伙问道：“小妹妹，你们民兵队长在家吗？”他怕露出破绽，又自作聪明地补充了一句：“别害怕，我们是解放军。”说着，两只贼眼滴溜溜地向四处张望。

培兰瞧着他们一个个长头发，血丝眼，倒背着枪，鬼头鬼脑的样子，心想：一定不是些好东西。小培兰看了看四周悬崖峭壁和尚峪，灵机一动，便对他们说：“民兵队长和尚峪种地哩！”匪兵们一听很高兴，围上来叽叽喳喳地问明上山的去路，就奔和尚峪去了。

匪兵走后，培兰象一只小山鹰似的飞奔回村。一见到民兵队长吴家掌，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队长，快，快去抓蒋匪特务！”

“在哪里？多少人？”

“七个人，都进了和尚峪！”

吴家掌又打听了一下详细情况，便带了五个民兵向和尚峪跑去。登上山顶，果见有七个家伙，把枪依在石壁上，用

刺刀挑着子弹袋，好象一群被赶乏了的猪，懒洋洋地躺在南山梁的石头上休息。吴家掌见此情景，觉得正是下手的好时机。他和大家就地研究了打法。等民兵都进入规定的位置后，他喊了一声：“打！”六支枪分别从六个方向同时向南山梁打去。枪声一响，敌人乱作一团，有四个家伙滚下山沟，妄想逃掉；其余三个没顾得拿枪，就一头钻进了山洞里。吴家掌领头冲上去，收拾了敌人的三支大枪和一支匣枪。三个顾头不顾腩的蒋匪兵，在“缴枪不杀”的喊声中，乖乖地爬出了山洞，举手投降。那四个丧魂落魄的逃兵，没跑出多远，也被高度警惕的临庄民兵全歼了。

消息传开，人们都夸奖小培兰为消灭蒋匪立了一大功。

泰安军分区、泰安县委、
泰安县人民武装部通讯组

珠山歼匪记

峰峦起伏的大、小珠山，巍然屹立在胶南县东部沿海，这里怪石峥嵘，丛林密布，地处对敌斗争的前沿。一九五〇年春天，一股美蒋武装匪特，就在这里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。

关门打狗

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里，阳光明媚，大小珠山更加清新、可爱。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珠山脚下的广大民兵，牢记毛主席关于“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，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”的伟大教导，日夜巡逻在海防沿岸。

三月二十九日这天傍晚，南小庄民兵队长高振树，忽然发现从远处的海面上驶来一艘汽船、两只帆船，在大珠山的麻雀港外，偷偷摸摸地落篷抛锚了。

这位有着多年对敌斗争经验的复员军人立刻警觉起来，他对一道巡逻的民兵说：“大家提高警惕，严密监视。”说完，他便敏捷地绕到前面一个小岛上，隐身在一块礁石后面，继续观察来船的动向。

天渐渐黑了，大雾开始降临。四处一片寂静，只有轻微的海浪撞击着礁石，发出“哗——，哗——”的响声。高振树

透过薄雾，全神贯注地盯着前后停泊的船只。住了片刻，发现船舱里爬出几个黑影，贼头贼脑地向岸上张望……。他越看越觉得船只和“来客”行迹可疑，便立即回岸，对民兵进行了战斗部署，并派一名民兵回村报告。

海雾越来越大，过了不到两小时，果然一大群蒋匪特务，借着海雾的掩护，分三股从东南沙滩鬼鬼祟祟地登陆了。沉着镇静的高振树，从衣着、装备和行踪上判定：这是一伙企图偷渡登陆的美蒋特务。于是，一面火速派人向县委报告敌情，一面组织民兵严密封锁海口。

县委得到报告，马上进行了紧急战斗部署：通知各区委、武装部，动员和组织广大民兵、群众，迅速投入战斗，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消灭入侵之敌。

高振树接到县委指示，马上带领民兵绕到敌人前头，选择了有利地形，埋伏下来。

匪特们登陆后，由于心惊胆战，加之天黑雾大，刚爬出海滩，就迷失了方向，瞎摸了一阵之后，只好顺着山脚向北爬行。

茫茫黑夜，大珠山里伸手不见五指。高振树和民兵们细心听着敌人的动静。不多时，传来了“嚓、嚓”的脚步声。一个民兵低声说：“队长，来了，打吧！”高振树两眼紧盯着前方，把手一挥说：“按县委指示办，把敌人先放进来。”不一会，一股敌人乱糟糟地从民兵的枪口下过去了，紧接着第二股敌人又过去了。高振树见两股敌人已全部过去，最后一股敌人也已进入伏击圈，便猛地站起来，大喊一声：“打！”愤怒的子弹、手榴弹，齐向敌群飞去。枪声、爆炸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，震动着整个山谷。敌人遭到突然一击，丢下

几具尸体和一些物资，便仓惶向大珠山里逃窜。

引 敌 入 瓮

住在山里的老民兵高振街，听到激烈的枪声，抄起一把镰刀就跨出门来。刚走出几步，迎面碰上了敌人。惊慌失措的敌人，看见高振街，二话没说，硬逼着他带路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这个饱尝国民党反动派欺压的老民兵，怒视着匪徒，复仇的烈火骤然在胸中燃烧起来，恨不得一镰一个宰了这群野兽。但众寡悬殊，硬拚不行。他想，敌人已被军民包围，只要把这些家伙拖住，大队人马一到就能一网打尽。于是，他将计就计，带着敌人在山里兜开了圈子。

高振街走在前头，指挥着群匪闯深谷、攀悬崖，在大珠山中打转。走了不到一个钟头，匪徒们就被拖得气喘嘘嘘，满头大汗。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唯恐匪徒掉队，不断催促着：“快，快跟上！”高振街看看天快拂晓，就趁着破晓前的黑暗，把匪徒带到了净是悬崖峭壁的五台小顶。他回头看看这群狼狈不堪的野兽，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，骂道：“狗杂种，你们的末日来到了！”顺手搬起一块大石头，狠狠地朝前头一个匪徒砸去。狡猾的敌人一闪，他身后一个家伙“哎呀”一声，倒了下去。匪徒们见此情景，象恶狼似的朝高振街扑来。高振街不等匪徒们靠近，就纵身跳入险陡的深沟。这时，匪徒们方知中计，便绝望地嚎叫起来。

高振街跳下山沟，正巧被半山腰一颗树杈挂住，脚掌被穿透，当场昏了过去。待他醒来时，见身旁围满了搜山的民兵，便用手指着五台山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快，快去消灭敌

人！”有几个民兵把高振街抬回村子，其余的都向五台山奔去。

天亮之后，县委已经组织公安队、海防营和广大民兵、群众，把住了大珠山附近的一切路口要道，切断了敌人的退路。

天 罗 地 网

在县委的紧急战斗号令下，全县人民和部队连夜动员起来了。成千上万的民兵，犹如神兵从天降，手持土枪，扛着土炮，拿着铁锨、大镢，怀着对蒋匪帮的满腔仇恨，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很快从四面八方拉网似的围向小珠山。妇女、老人扛着倒粪耙子、二齿钩，在路旁站岗、放哨；少年儿童手执红缨枪，在村头盘查行人。村村寨寨，漫山遍野，到处是警惕的眼睛。

敌人仓惶窜到小珠山一带，早已精疲力竭。就在这时，县公安队、海防营和广大民兵一齐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顿时，小珠山上枪声大作，浓烟滚滚，杀声震天，打得敌人丢盔卸甲，满山乱窜。

“举起手来，缴枪不杀！”随着民兵的喊声，只见一道大石缝里，哆哆嗦嗦地爬出两个匪兵，背着两部电台，举着双手，跪在地上，连声哀求：“饶命！饶命！”这时，各处民兵也不断高喊：“站住，缴枪不杀，优待俘虏！”不到半天时间，俘虏敌人四十多名。剩下的一股匪徒，也被围困在小珠山的“没岭山”上。

庙前伏击

为了迅速消灭这股残匪，区委老李同志遵照毛主席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导，在火线上召开了党员会议，重新研究了作战方案。

这时有的主张硬攻，扫平“没岭山”；有的则提出诱敌下山，聚而歼之。老李最后说：“根据敌情和地形，我们可以让出北路，从东、西、南三面佯攻。敌人必然经山神庙逃窜。我们事先埋伏在那里一部分人，等敌人一到……”说着，他猛的把手往下一挥：“打他个措手不及！”听老李这么一讲，大家高兴地说：“好！就这样干！”

黄昏时分，濛濛细雨唰唰下了起来。部队和各联防的民兵，重新进行了战斗部署。林家村民兵队长赵法接到命令后，饭没顾得吃，就率领民兵飞奔山神庙，占领制高点，做好了一切伏击敌人的准备。

雄伟的没岭山峰，高高耸立在小珠山巅，四面悬崖峭壁，只有山神庙前的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是下山的唯一通道。

天黑下来了。东、西、南三面的部队、民兵不时作出进攻的姿态，但埋伏在山神庙的民兵们不见敌人下山。他们怀着杀敌的急切心情，纷纷凑到赵法跟前说：“队长，敌人怎么还不下来？”老赵回答说：“要耐心等待！”

半夜时分，忽听得“嘘——，嘘——”的口哨声从南面隐约传来，随着脚步声也由远而近。匪特们果然顺着通向“山神庙”的小路摸过来了。不一会儿，就发现前头影影绰绰出

现了两个匪兵，弓着腰，四下观望，见没有什么动静，便用“嘘——，嘘——”的口哨声，唤来一伙蠕动着亡命之徒。这时，有的民兵沉不住气了：“队长，打吧！”赵法说：“不，再近一点！”

敌人三五成群，乱糟糟地向前爬行着，一百米，五十米……民兵们心情越来越激动，一个个怒视着进入伏击圈的敌人。等到敌人距我约三十多米时，老赵用他那铜钟般的嗓音大喊一声：“打！”顿时，枪声、手榴弹的爆炸声，响成一片。敌人象热锅上的蚂蚁，东撞西碰，慌了手脚。民兵们高喊着：“缴枪不杀！”猛冲上去。这伙匪徒，被击毙和活捉二十余人，其余的沿着小珠山向东北方向逃去。

瓮中捉鳖

次日清晨，珠山脚下，人声鼎沸。广大民兵遵照毛主席关于“发扬勇敢战斗、不怕牺牲、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（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）的作风”的教导，继续追捕敌人。青松下，岩石旁，到处是围剿残敌的“哗哗”枪声，“轰轰”爆炸声，和广大民兵的喊“杀”声。

高家庄民兵张维家，正在一个小山包上搜捕敌人，猛地从一堆乱石丛中仓惶窜出一个匪徒，正想朝他举枪射击。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飞起一脚，把敌人手中的枪踢出老远，随即将这个吓得战战兢兢的匪徒押下山去。

远处六名溃散的匪特，见此情景，惶惶然向船石山奔去。到半山腰时，见有一座看山的茅草屋，便偷偷地溜了进去，想在这里定定魂、歇歇气。哪知被看山的群众发现，报

告了扒山村的民兵。扒山民兵闻讯赶来，层层包围了这座草屋，展开了政治攻势：“你们被包围了，赶快出来投降！”“缴枪不杀，优待俘虏！”……

听到喊声，有的匪徒吓得滚下炕来。有两个家伙企图夺门逃走，被民兵薛成顺“叭，叭”两枪打在门口，其余匪徒慌忙缩回头去。民兵们见敌人不肯缴械投降，又打了一阵排枪。不多时，只见一根烧火棍顶着一条白毛巾，从窗口伸出来，拚命摇晃着。

民兵们握紧枪，厉声喝道：“缴枪不杀，快滚出来！”匪徒们一个个举着枪，耷拉着脑袋，乖乖地走了出来。

聚 歼 残 匪

战斗在继续进行着，广大民兵在珠山上下，开始了全线搜捕散匪。满山遍野的喊杀声，遥相呼应，响成一片。

东山冯村村长薛清吉，眼见兄弟村歼敌跑在了前头，自己也率领民兵朝山岗飞奔。当越过一道山坡时，发现三个匪兵象癞蛤蟆似的正顺着沟底爬行，他就带着民兵追了上去。追到离敌人约二十米时，这三条落水狗开枪进行垂死挣扎，一颗子弹从薛清吉的脸颊上穿过。身边的民兵忙喊：“村长，你受伤了，快去包扎！”薛清吉歼敌心切，毫不理会，擦了擦脸上的鲜血，又和民兵一起冲了上去。三个匪徒见被包围，唯恐丧命，便放下武器，举起了双手。

不多时，又发现八名被击溃的匪兵，拚命向木厂口北面的沟底奔去。东山冯等村的民兵，分三路包抄过去，把残匪围困在龙湾沟里。

两个手持卡宾枪的匪特，企图顺东沟逃出去，被民兵邢田林“呸、呸”两枪，打得咕碌咕碌地滚下沟底。民兵们随即冲上去，将其余六名活捉，缴获长短枪十四支，子弹五百余发。

在这场聚歼残匪的搜捕战中，各村民兵，都大显身手。堙上村的民兵，从盘龙庵爷爷庙里拖出一个被打断胳膊的匪兵；东山冯民兵苏景海，在菜园地里用挑水担杖活捉了一名匪特；独垛子村有夫妇二人，用粪耙子生擒了两个敌人……。

经过一天多的战斗，这股匪特被部队和民兵打死二十余名，俘虏七十余名，但匪首还未落网。于是，民兵们又投入了捉匪首的战斗。

活 捉 匪 首

红石崖区的广大民兵，按照上级“决不让一个敌特漏网”的指示，严密封锁了海口，密切注视着一切来往行人，切断敌特的海上逃路。

拂晓，西郭村民兵高振增正在村口放哨，突然发现有两个人从门楼山和灵鹊山的方向，顺着崎岖的小道朝山下走来。高振增定神一看，来人行迹可疑，立即上前盘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一个操着满口黄县腔的家伙答道：“辛安区柳花泊的，到红石崖买货的。”

高振增想，既然是柳花泊的人，为什么说话不是本地口音？为什么放着近道不走走远道？

那两人刚走出几步，高振增发现他们的裤腿全被露水湿透了。他立即明白了，端起枪追上去，高喊一声：“站住，不

准动！”

一个家伙听到喊声，慌了手脚，企图溜掉。他回头一看，不少民兵也追了过来，就故作镇静地继续向前走。高振增气得大步冲上去喊道：“再不站住，就开枪了！”这时，红石崖区武装部长也手提匣子枪赶了上来，用枪指着那两个家伙说：“谁再不站住，就崩了他！”黄县腔的那个家伙支支吾吾地还想狡辩，早被民兵扭住胳膊，押着回村了。

经审讯，原来那个黄县腔的家伙就是这股匪特的副司令——江振钰，另一个是他的勤务员。

山上山下的民兵，还在继续搜捕着。午后，一个身穿便衣的匪特，带着两个匪兵，从小珠山潜逃到红石崖区的龙鹊山下，被搜山的民兵发现。只见那个穿便衣的家伙下沟爬坡，地形很熟，不一会就钻进了乱石丛中。

山宋家民兵宋连章，正在坡下栽地瓜，忽然发现从沟头慌慌张张走下一个人来，身穿香色便衣，手提一顶礼帽，不时伸头探脑地四下张望。等这家伙走近了，宋连章仔细一看，不禁一愣：“郭立茂！”怎么，他回来了？他正疑惑，这家伙又一转身拐进了另一道小沟。宋连章二话没问，急忙扔下水桶，抓起担杖，大步流星地追去，边跑边喊着：“郭立茂来了，捉活的呀！”

郭立茂是这一带解放前有名的土匪头子，红石崖西郭村的地头蛇。日伪时期投靠日寇，后又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旅长，烧杀，抢掠无恶不作，血债累累。

一九四五年解放时，他逃往青岛，不等青岛解放，他又逃到台湾。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，现在送上门来了，岂能让他跑掉！

广大民兵、群众闻讯赶来，高喊着“活捉郭立茂，消灭美蒋匪特”的口号，把沟底团团围住。郭匪早已丧魂落魄，此刻眼见逃不掉了，只得乖乖举起沾满人民鲜血的双手，接受人民的审判。

雨过天晴，战斗胜利结束了。这股一百零四个经过美蒋特务机关专门训练的武装匪特，不出三天，不是被活捉，就是被击毙，没有一个能够逃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

这次“运输大队长”蒋介石派他的虾兵蟹将，漂洋过海送来一宗“礼物”——轻机枪四挺，冲锋枪十七支，卡宾枪二十七支，步枪五十七支，电台四部；还有其他一些物资。我们一如既往照收不误。

群山在起舞，黄海在歌唱。全歼美蒋特务的喜讯迅速传开了，广大人民群众欢欣若狂，奔走相告。“人民战争胜利万岁！”“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”的欢呼声，犹如滚滚春雷，响彻珠山脚下，传遍万里海疆！

海崖公社武装部、红石崖公社武装部
阴珠公社武装部、胶南县人民武装部 联合整理

三 打 还 乡 团

在那波涛汹涌的胶州湾畔，奇峰穿云的小珠山下，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山庄，这就是胶南县王台公社山赵大队。

一九四六年农历十一月，英勇的山赵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斗地主、斗恶霸、反奸诉苦，全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。

那时候，胶县，青岛还没有解放，蒋介石匪帮经常进犯王台地区。由逃亡地主、恶霸组成的还乡团，跟在蒋匪屁股后面为非作歹，妄想夺回他们已失去的“天堂”。英勇的山赵人民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“人民得到的权利，绝不允许轻易丧失，必须用战斗来保卫”的教导，一手拿锄、一手拿枪，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。连续打垮还乡团的三次偷袭。

一天傍晚，西边天际抹着绚丽的晚霞。山赵民兵自卫队接到区委指示，要他们做好打击还乡团的准备。队长赵曰区带领全体民兵，手握土枪，身背手雷，封锁了村中每条街口。副队长赵林元组织全村男女老少，手持大刀、长矛，把每条街道、胡同，看了个严严实实。

深夜里，传来“汪、汪”的狗叫声。赵曰区立即派班长徐宗贵等三人进行侦察。当徐宗贵三人走出村西，刚迈过一阡地时，忽然听到一种奇怪的狼嗥声。他们立刻卧倒，仔细观察。借着从云缝中洒下的月光，发现二百米处，有几个黑影在移动。徐宗贵马上吩咐队员柴守山向队长报告敌情，自己

和另一名队员继续监视敌人。赵曰区接到情报后，命令全体民兵迅速隐蔽，准备战斗。

前来偷袭的还乡团，见村里没有动静，便洋洋得意地向村中溜来。一百米，五十米，三十米……距离越来越近，窜在群匪最前头的是山赵村逃亡恶霸、二鬼子小队长赵文采。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，歪戴着礼帽，手里挥舞着匣枪，更是得意忘形。

当敌人离村只有二十米远时，赵曰区大喝一声“打”，并顺手扔出一颗土雷，只听得“轰隆”一声响，炸得敌人慌作一团。接着又是几颗手雷的巨响，把敌人打得争相逃命。这时，对面一河之隔的山柴村民兵，从敌后打响，步枪、土枪和手雷，两个庄的民兵前后夹击，火力交织在一起，打得敌人屁滚尿流，顺着河沟逃窜了。

但是，还乡团并没有死心，还在作着还乡的迷梦。又一天夕阳还有一竿子高。干部们正在村里研究支前工作。赵文采又带领二十余名匪徒，偷偷地溜进村子，包围了村公所。民兵班长徐宗贵收好军鞋去查岗，走到西街，发现敌人进了村，便返身飞奔指挥所去打钟。“当！当！当！”钟声就是命令，民兵拿着步枪、土雷，群众握着大刀、长矛，迅速从四面八方投入了战斗。步枪、土雷在村公所周围开了花，“缴枪不杀！抓活的！”喊声直冲云霄，吓得敌人个个抱着脑袋逃命。刚出村头，“轰”的一声，一个火雷开了花，炸得敌人象乌龟吃西瓜，滚的滚，爬的爬，狼狈地向北山上逃去。

敌人的这次偷袭，提高了民兵们的革命警惕。副队长赵林元立即作了战地动员，组织大家迎接新的战斗。民兵小组迅速在村口埋好了地雷，群众把手雷疾速地运到街口、巷尾

各个战斗岗位，炮手把四门土炮装上了二倍的火药，二十五名土枪猎手，个个手不离扳机……。真个是早已森严壁垒，更加众志成城。

不到一个小时，赵文采重整旗鼓，凭着匣枪、冲锋枪的优势火力，象一群饿狼似的猛扑过来。民兵们一见仇敌，个个恨得摩拳擦掌，咬牙切齿。当敌人扑到村头时，颗颗地雷开花了，一片手雷爆炸了，支支步枪怒吼了，又把敌人打得狼狈逃窜。

次日清晨，队长赵曰区完成支前任务，从日照县胜利返回了家乡。根据区委指示，他组织民兵认真总结前两次战斗的经验教训。毛主席说：“优势而无准备，不是真正的优势，也没有主动。”他们牢固树立起常备不懈的思想，白天一面生产，一面练武；晚上家家户户成了兵工厂，男女老少乒乒乓乓地砸铁块，做铁筒，制造手雷……。英勇的山赵人民做好了消灭还乡团的一切准备。

一天，听到还乡团又要偷袭山赵村的消息，区委指示：要发动群众，坚决、彻底、全部消灭来犯的敌人。赵曰区组织全村民兵、群众，开了个忆苦大会，字字血，声声泪地控诉了赵文采这伙坏蛋吃人肉、喝人血的滔天罪行。“坚决消灭还乡团！”成了山赵人民的共同誓言。全体民兵荷枪实弹守卫在各自的岗位上，广大群众手持大刀、棍棒坚守在街头巷尾。他们中间，有年逾七十岁的老人，也有十几岁的儿童……。但是，这一夜却安安静静地过去了。第二天，第三天，……。英勇的山赵村人民，依然严阵以待。

十五日的月亮已悄悄沉下西山，天空中的繁星也渐渐稀少。赵曰区带领侦察组绕村巡逻时，发现离村东头一百多米

的地方，有几个黑影时而在移动，时而又变成了几棵小树。敌人的花招，怎能骗过非常熟悉这里一草一木的山赵人民呢？赵曰区立即下令，侦察组迅速隐蔽。黑影越来越近了。在相距二十米远时赵曰区大喝一声“干什么的！”敌人又装成小树不动了。赵曰区拉动枪栓大喝“口令！”敌人见伪装不下去了，慌忙倒退。赵曰区朝敌人“叭！”的一枪，枪声就是命令，全村人民也立即投入了战斗。

根据整个战斗部署，赵林元带二班民兵迂回敌后伏击，徐宗贵带三班民兵在左侧袭击敌人，赵曰区带一班民兵从正面冲杀。战斗一打响，山赵人民就把敌人包围起来了。步枪、土炮、手雷从四面八方向敌人打去。“缴枪不杀！抓活的！”喊声震撼山谷。敌人向北跑，是一片人海；向南窜，是阵阵的杀敌声；向东、向西逃，也被堵住了去路。敌人陷于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

狡猾的还乡团头子赵文采，为了保住他的狗命，鸣枪指挥群匪往西逃，自己却偷偷沿着小沟往东溜。这一切，都没有逃脱赵曰区那双锐敏的眼睛，他立刻带几个民兵追扑上去。赵文采一面打枪，一面拚命往山上爬。赵曰区两眼盯住仇敌，枪口瞄准仇敌厉声喊道：“狗杂种，留下你的狗头！”只听“叭”的一枪，这个罪大恶极的还乡团头子，脑浆飞溅在半山腰上，尸首滚到了山沟里。

埋伏在南山沟的赵林元等，个个急得满头大汗，恨不得一步冲上去吃掉敌人。他一见有两个敌人朝这边窜来，便带领两名民兵包抄过去。

在村南平地上，山赵民兵把两个敌人团团围住。一个顽匪妄想开枪拒捕，被我民兵一枪击毙；另一个慌忙双膝跪

地，举起双手乖乖就擒。

阵阵凯歌震山谷，人人高呼庆胜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一个匪徒从村东南坟地里象惊弓之鸟一样窜了出来。霎时间，山赵村的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象潮水般地跟踪追击。冲在最前头的是手提粪耙的民兵自卫队员赵曰勤。当离敌人只几米远时，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一耙子搂住了敌人的右肩，猛力一拉，只听“哇”的一声，敌人倒在地上。这时，顽匪从腿上拔出匕首妄想挣扎。徐宗贵眼疾手快一脚踢掉敌人的匕首。他猛扑上去，一手抹住敌人的脖子，一手抡起铁蛋似的拳头，象景阳岗上的武松打虎一样，狠狠地敲打着敌人的脑袋。这个匪徒连声哀求“饶命”。这时候他才认清自己手下生擒的，原来是解放前伪四区有名的“地头蛇”韩金贵。

不到一个小时激烈的战斗，英勇的山赵人民终于把这股顽匪彻底消灭了。

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，灿烂的朝霞映红了山谷。英勇的山赵村迎着初升的太阳，更加雄伟的屹立在风景秀丽的群山之中。

胶南王台人武部通讯组

清水泊民兵游击队

抗日战争时期，寿光县清水泊一带党组织和人民群众，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“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，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”的教导，组织了一支抗日人民武装，叫作清水泊民兵游击队。他们紧密配合地方部队，护伤员、打日本鬼子，取得了一个个胜利。

护伤员痛击日寇

一九四〇年夏天，驻清水泊地区的八路军，为了展开更大规模的反“扫荡”游击战，奉命临时集中到拒淀湖以南去。部队转移时，有八名伤病员行动不便，安置在孙家庄几户基本群众家里。

一天夜里，区委苏书记、伤病员李排长，正和几个民兵干部聚精会神地研究开展游击战的问题。突然，门“吱扭”一声，老交通王象滨一步闯了进来。

他进了屋，汗没顾得擦，就急急忙忙地说：“苏书记，日本鬼子天明就要‘扫荡’孙家庄，县委指示把伤病员同志立刻转移出清水泊，到芦苇荡里隐蔽。”情况十分紧迫，苏书记立即和大家研究了行动计划。决定：孙家庄民兵护送伤病员进芦苇荡；营里社民兵在村前打伏击；浊北民兵从背后抄袭敌人；派杨元亨等三名民兵去牵“野牛”鼻子。……

刹时间，伤病员和民兵们集合在村西北大院。伤病员进芦苇荡，群众心里火烧火燎。妇女们忙把新鞋、衣裳和干粮送来。王大娘提着鸡蛋、油饼包袱，急急赶来。人们刚把包袱递到伤病员的手里，远处就传来枪声。苏书记命令立即出发，伤病员们紧握双拳，告别乡亲，很快消失在夜幕里……。

天刚放亮，日本鬼子果然包围了孙家庄。野兽们见人就抓，见物就抢，把全庄折腾一遍，连个八路军的影子也没找到。外号叫“蟹子眼”的日本鬼子小队长恼羞成怒，正要下令烧房，机警的杨元亨等几个民兵，趁机在村前“叭叭”开了枪。日本鬼子一见民兵打枪，象一群恶狼似地扑过去，机关枪、手榴弹“哒哒……”“轰隆隆”地响起来。民兵向南转移，他们就往南追。这些蠢驴却没想到前面庄稼地里五十多名民兵正在等着他们哩。

指挥员见鬼子进了伏击圈，说声“狠狠打！”五十多颗手榴弹一齐扔了过去，“轰隆！轰隆！”在敌群里开了花。接着又一阵枪声，几个短命鬼立时见了“阎王”。这突如其来的袭击，打得日本鬼子惊慌万状，人喊马叫，乱成一团，敌人的机枪、小炮也成了哑巴……。

这时，浊北民兵从后面抄过来了。“蟹子眼”一看不妙，哇啦哇啦地叫起来：“这里的不好！奸计的有！快地开路！”鬼子兵丢下了几具尸体，夹着尾巴没命地往回逃。民兵游击队乘胜追击，枪声打得越急，鬼子跑得越快。这一仗打的干脆、漂亮，使日本鬼子挨了当头一棒。

九龙口巧袭“报喜队”

“蟹子眼”小队长挨了打，怕上司不放过，就瞎编了一套，跑到“蛤蟆嘴”大队长那里报喜：“八路的统统打死了！”“蛤蟆嘴”一听，竖起大拇指，连连称赞说：“你的功劳大大的有！快去县城向司令的报喜！”

“蟹子眼”要进城报喜的消息，当天就传到清水泊民兵游击队。他们商定再狠揍这个“落水狗”。

八月十六日清晨，朝霞满天，分外明亮。民兵游击队员，一个个头戴青草帽，埋伏在九龙口附近通往县城的路旁。这一带的庄稼早被鬼子、汉奸“杀”光了，看去一马平川，却想不到照样能藏龙卧虎。

等到半晌时分，南河据点的“报喜队”终于出来了：六个日本鬼子骑着自行车，一条蛇摆开，“蟹子眼”骑着洋马夹在中间。到了“九龙口”，日本鬼子发现路当央插着用青草绑的“鬼子兵”，纸糊的头上，画着小鼻子，两眼鼓着活象“蟹子眼”。草人身上的白纸条写道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蟹子眼”队长一看，气得肚子象个蛤蟆，“喇”地跳下马，抬脚就踢，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“蟹子眼”飞上了天。其余的日本鬼子都吓破了胆，如同王八啃西瓜——滚的滚，爬的爬。有的慌忙从车子上解枪企图顽抗，没等解下枪来，几十个民兵游击队员，象猛虎一般跃出掩体，冲向大路，土枪土炮一齐向日本鬼子开了火，六个日本鬼子应声倒下，无一漏网……。

当据点里的鬼子、汉奸听到枪声，赶来援救时，民兵们早已带上自行车、洋马、枪支、弹药，穿过“青纱帐”，远走高飞了。

闯敌穴斧劈狗翻译

在南河据点里，有个给日寇当翻译官的汉奸，名叫杨尚坡。这个穷凶极恶的卖国贼，领着日本鬼子、汉奸到处烧、杀、抢、掠，为非作歹，当地群众对这个铁杆汉奸，莫不咬牙切齿，恨之入骨，决心铲掉这条“毒蛇”。

一天，老交通王象滨报告说，这几天鬼子正在附近村里抓人修碉堡。区委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经过研究，决定“智取”。于是，派精明强干的民兵游击队员王明志、刘小虎，乘机混入敌人据点。他俩白天随民工一块干活，一早一晚，出出进进，了解敌情，很快把人数、枪支、弹药、住处、活动，搞了个一清二楚。敌人由于多次遭受打击，心里惶惶不安，便增哨加岗，严密防守。

一天，两天……十二天头上，修起了第一个碉堡，安上了机枪、钢炮。敌人以为这一下子可保险了。从此，夜里赌博打牌，早晨睡得象死猪。每天一早，民工就进院干活，岗哨也都溜进房里打盹，只留一人守大门。小王和小刘觉得时机成熟，打算趁清晨民工进院、敌人熟睡的机会，里应外合，捣毁敌巢。

区委接到情报以后，马上研究了作战方案。

十四日早晨，民工们照常到据点上工。只见民工队伍里，又多了三个虎实实的小伙子，他们腰藏钢斧，扛着铁锨，也大摇大摆地进了大院。他们是充当民工的游击队员李汉成、杨元亨、王南源。守门的伪军见了他们还高兴地说：“今天来的好早啊？”他们随口应道：“早完工，好种地啊！”这时，其余的游击队员和已痊愈的伤病员，早已埋伏在据点周围。李

汉成他们进院以后，和小王、小刘递了个眼色，趁哨兵不注意，只一闪就钻进了北屋。日本鬼子队长正鼓着蛤蟆大嘴“呼呼”地睡大觉，另一个日本鬼子还在叽哩哇啦地说梦话。他们一看这些万恶的豺狼，复仇的怒火立刻在胸中燃烧。李汉成一摆手，两个斧头同时向日本鬼子头上砍去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两个狗头掉了下来。他们敏捷地抹死房门，又进了东厢房。狗翻译杨尚坡还撅着屁股睡大觉，李汉成“嗖”地一个箭步窜上去，对准狗头“咔嚓”一斧，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卖国贼也见“阎王”去了。西厢房两个日本鬼子小头目，听到动静，打着匣枪往外跑。刚一出门，就“咔嚓、咔嚓”挨了斧头……待北屋的汉奸、鬼子爬出来追赶时，小王、小刘早已干掉了哨兵，带领民工砸开弹药库，抬着弹药箱跑出了大院，李汉成他们也“飞”走了。

民兵和群众刚刚撤出据点，只见一束束手榴弹飞进日本鬼子大院。顿时，硝烟弥漫，火光冲天。当据点里的钢炮、机枪哭叫时，民兵游击队员和八路军伤病员们，早已无踪无影了。

设伏兵军民奏凯歌

民兵游击队越战越强，南河据点的日本鬼子、汉奸，日子越来越难熬。不久，就仓惶窜回道口据点。但豺狼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，只有彻底被消灭才会舒服。

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六日晚上，清水泊地区的八路军和民兵、群众在开军民联欢会时，县委送来一份紧急情报，说八月十七日，道口据点的五十多名日本鬼子，二百名伪军，配有金口（九二式）重机枪，来清水泊“扫荡”，妄图扑灭革命的

烈火。上级指示要军民配合，把敌人捆到口袋里，狠狠打击。于是，部队和民兵立即部署在东北河、西北河和大北河一线的村口上，准备伏击敌人。

第二天夜晚，下起了濛星小雨。下半夜的时候，侦察员报告说：“日本鬼子来了。”为了试探敌人的动向，部队首长命令侦察排打枪。打枪后，敌人炮火虽猛，但一动不动，阴谋抄我后路。

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。没等敌人抄过来，我英勇的八路军战士已绕了三里路的大圈子，把敌人全兜了起来。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里开了花，敌人象热锅上的蚂蚁，乱打乱撞。

刹那间，北面、东面、西面的八路军战士和民兵也冲上来了。日本鬼子象钻进口袋里的黄鼠狼，无处躲藏。口袋越收越紧，枪声越打越激，不一会儿，日本鬼子死伤一大半，剩下的几个乖乖地投了降。

这一次漂亮仗，打死打伤敌人七十多名，俘虏日本鬼子九名，缴获金口重机枪一挺，大盖枪七十多支，子弹四十多箱（袋），洋马五匹。八路军战士和民兵游击健儿们，带着胜利的喜悦，迎着初升的朝阳，又投入了新的战斗。

寿光县革委、人武部报道组
南河公社报道组

沂河“引渡”淹匪兵

在沂源县的沂河岸畔，有个北王庄，傍山依水，山青水秀。在解放战争时期，这个庄有位远近闻名的“沂水通”，名叫王正修。这人个子不高，身板结实，浓眉大眼，憨厚倔强。他从小生长在沂水边，风吹浪打几十年，摸透了沂河的脾气。哪里水深水浅，水急水缓，哪里有漩涡，有暗礁，一清二楚，了如指掌。他有一身好水性，不管水多深浪多大，都能露出半身，踩水而过，如走平川一般。在几十年的河边生涯中，出身贫农的王正修，凭他那身水上功夫，曾多次舍生忘死，与洪水搏斗，抢救人民生命财产；他也曾怀着对旧社会，对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，借助沂河，以水治敌。至今人们还传颂着他智淹蒋匪军的动人故事。

那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的一天，一股蒋匪军赶到北王庄的沂河边，妄图去援救即将被歼的南麻守敌。当时刚下了几天大雨，山洪爆发，河水猛涨，浊浪滚滚，奔腾咆哮。匪徒们立岸呆望，无计可施，急着到处抓向导。

周围群众早已转移进山，几个村的民兵，都提前埋伏在北岸，准备阻击援敌，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南麻。年已六十五岁的老民兵王正修，下山侦察敌情，不巧，正碰上几个伸头探脑的匪兵。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，气势汹汹地走到王大爷跟前，用鸡爪子手，把头上那顶“青天白日”帽，往后脑勺上一推，横鼻子竖眼地叫道：

“他妈的，老家伙，走，给我们带路去！”

王大爷收住脚步，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敌人。心想：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，零刀子割了，也难解老百姓的心头恨。顿时，一件件悲痛的往事，又浮现在他的眼前：

王正修自己给地主扛了半辈子活，还是活不下去。一九三八年，他领着全家又逃到青州府。可哪里有穷人的活路呢？当时，益都在日寇践踏下，人民更是无法度日，王正修的二儿王太世，满怀爱国热忱，只身闯入虎穴，杀死两个日本鬼子军官和一个翻译。王正修和大儿王太胜随即被抓进监牢……不久，王太世慷慨殉难，王正修的老伴也含恨而死……

旧仇新恨涌上心头。王大爷暗暗骂道：“让我带路，瞎了你的狗眼！”

“快领我们过河，不走枪毙你！”那家伙喊来几个匪兵，连推带拖地把王大爷弄到河边。

王大爷见二百多个匪兵望着河宽浪急的沂水，急得抓耳挠腮，束手无策，他转而心中暗喜：好！今天非叫你们这群王八羔子喂鱼不可，也尝尝俺沂蒙山区人的厉害！主意拿定，王大爷冲着—个匪军官说：“老总，时候不早了，咱说过就过吧。这里水深浪大，我领你们到那边去！”

说着，王大爷前面走，匪徒们后面跟，不一会儿来到离庄不远的“淹子口”。这里乍看水面平稳，可往里几步，就有一丈多深的急漩涡。狡猾的匪军官逼着王大爷先下河试水。这一着难不住王大爷。他胸有成竹，神态自若，不慌不忙地脱下衣服，“噗通”一声直跳进河里。只见他轻轻踩着水，露出上半身，从南岸游到北岸，又从北岸游回南岸，微笑着的脸上，呈现出轻松的样子。他大声招呼道：“老总，水不深啊，从这里下吧！”

匪军官见这位个子矮小的老头，来去翩翩，毫无危险，一挥手枪，催促说：“过河！快！快！”

这时，一个胆小如鼠的匪兵跑到伪军官面前，哭丧着脸说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不会水……”，匪军官用枪点着那匪兵的头皮骂道：“去你妈的，不过我毙了你！”众匪兵一看非过不行，就三三两两地拉着手，象煮水饺似的，呼啦呼啦跳进水里。没走出几步，就丑态百出了。瞧吧：有的两脚蹬空，一头栽入水中；有的身不由己，在水里乱扑楞；还有的身子一沉，脖子一仰，“咕噜咕噜”直灌黄汤。一个个越走心越怕，越怕心越慌，你抓我，我扯他，越抓越紧，越扯越死，如同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一个也跑不了，逃不掉，成串成串地往深水沉去，陷入了灭顶之灾。……

愤怒的河水，无情地惩罚着敌人，奔腾的激流，霎时间卷走了大半匪军。

这时候，王正修大爷象是挺拔苍劲的青松，巍然屹立水中。他悠然地抖着胡须，微笑着欣赏这热闹场面。看到这般情景，匪军官猛地恍然大悟，发觉受骗了。他挣扎着正要举枪射击，……王大爷只一纵身，就潜入水中，无影无踪了。

一小撮侥幸没做鱼饵的匪兵，象落汤鸡似的刚刚爬上北岸，又遭到民兵的伏击。这伙亡命之徒，丢下几具尸体，各自抱头鼠窜。

早已返回南岸的王大爷，高高站在大石崖上，想起刚才水淹匪兵的情景，听着北岸歼灭残敌的激烈枪声，心情无比激动。他深情地望着日夜奔流的沂河水，那饱经风霜的脸上，现出了胜利的喜悦……

沂源县革委、人武部

任常伦当民兵的时候

任常伦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中著名的战斗英雄。他十九岁参加八路军，“打仗象猛虎，冲锋在头阵”，屡建战功，威丧敌胆。他参军以前，十七、八岁，就已经是一个精明强干、机智勇敢的好民兵。今天，在英雄的家乡——黄县田家公社常伦庄大队，还流传着许多任常伦当民兵时的对敌斗争故事。

连续七次掐电线

一九三八年，日本鬼子侵入黄县，在离任常伦家乡不远的石良集和黄城集修起了炮楼，安下了据点，经常四出抢掠，为非作歹。周围群众无不仇恨满腔。在共产党领导下，抗日民兵自卫团象燎原烈火似的发展起来。任常伦的家乡成立民兵组织最早。村里成立自卫团时，任常伦第一个报名。民兵团发给任常伦一支土枪，他高兴得连蹦带跳，把土枪擦得铮明瓦亮。他常常拍着心爱的武器说：“别看是个土家伙，一样送敌人见阎王！”

一天，村民兵自卫团接受了一项战斗任务：切断黄城集和石良集两个鬼子据点之间的电话线，以配合八路军作战。任常伦听说以后，坚决要求参加战斗。漆黑的夜晚，他挎上土枪，带上工具，和其他民兵组成了战斗小组，绕过炮楼，

直插敌占区。他们大胆谨慎，派出警戒哨，架起人梯，刚要动手掐电线，猛然间，炮楼里“噼哩叭啦”地打起枪来。任常伦仔细地听了一阵，忍不住笑地对同志们说：“你们听，这些让八路军吓破了胆的鬼子兵，躲在乌龟壳里还得打枪壮胆；趁着这个热闹，咱们加油干吧。”说着，大家一齐动手，把掐下来的电线收拾停当，装上骡驮……。就这样，他们连续六次深入敌占区，切断鬼子的电话线，配合了八路军的作战。

炮楼里的鬼子又怕又急，扬言要抓割电线的“土八路”。任常伦听说后，心里又恨又喜，恨的是鬼子贼心不死，喜的是鬼子干生气，没法治。他积极向民兵自卫团建议，趁热打铁，再大干一次，让敌人更加坐立不安。

任常伦的建议被采纳了。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任常伦和村里五个民兵一起，挎起枪，带上工具，赶着三匹大骡子，直奔石良集鬼子据点而来。他们擦过鬼子炮楼不远，就开始掐电线；趁着漫天风雪，越干越带劲儿，一气掐了十几里，眼前出现了黄城集鬼子炮楼的黑影子。任常伦望着炮楼里昏黄的灯火，恨不得一枪鼓倒炮楼，报销了那群吃人的野兽。他强压怒火，向同志们说：“小鬼子要抓掐电线的‘土八路’，我们今天倒要他看看‘土八路’的厉害！继续前进，掐！”说着，他们加快了动作，一直掐到鬼子炮楼跟前。

拂晓，任常伦他们赶着载满电线的大骡驮胜利回村时，鬼子据点里这才响起了密集的枪声。任常伦和他的伙伴们乐呵呵地回头朝鬼子据点说：“不用打枪欢送啦，日后保准还来！”这一夜，鬼子十五里长的电话线，被掐去了十四里。

巧打枪掩护捉俘虏

有一天，石良逢集，村民兵自卫团决定，让任常伦和王宝金、王健吾进鬼子据点捉个俘虏来。他们每人腰里别上两颗手榴弹，王宝金、王健吾提着小篓装作赶集的，任常伦背着粪筐，扮作拾粪的，大步流星直奔石良集而来。

到了石良村头，王宝金和王健吾大模大样地进了街。任常伦放下粪筐，站在村边大河桥头上，装着观察行车骡马准备拾粪的样子，机警地巡视着周围的情况。原来，他们事先商议好，由王宝金、王健吾进街，相机擒敌；任常伦警戒敌人，掩护撤退。

再说，王宝金和王健吾进街来到鸡蛋市，见一个二鬼子头儿贼眉鼠眼地东张西望，不时弯下腰去看鸡蛋摊。王宝金眼尖，看见那二鬼子弯腰时露出了匣子枪，他向王健吾递个眼色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一把拧住二鬼子别在腰里的枪，顺势朝他背上猛揍一拳。王健吾嗖地抽出手榴弹，照着二鬼子的脑袋砸过去，二鬼子被砸了个半昏。他俩象别小鸡一样，提着那二鬼子头儿，朝村西任常伦这边跑过来。任常伦见捉了俘虏缴了枪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他丢下粪筐，拔出手榴弹，迎上自己的战友，坚定沉着地说：“你俩快架着走，后面有我对付！”说着，他朝集上一看，只见赶集的人正四散奔跑。炮楼上的鬼子兵听说民兵架走了二鬼子头儿，哇啦哇啦地端着枪从炮楼里涌出来。街上人多，鬼子挤不动。任常伦看得明白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他想：“我给他来个火上加油！”只见他举起手榴弹，大声喊道：“乡亲们快躲避一

下，八路军要打鬼子啦！”随着喊声，任常伦顺手向村外河滩上扔出一颗手榴弹，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集上的人更是纷纷奔走，把街口挤了个里外不透气，鬼子兵出不来，急得嗷嗷直叫。任常伦眼见战友们押着俘虏走远了，这才满怀胜利的喜悦撤退下来。等鬼子兵追出来时，任常伦他们早已凯旋进山了。

拦路设雷炸敌顽

一九三九年深秋的一天，民兵自卫团得到上级的情报：栖霞城的日本鬼子要到黄县城去，经过任常伦家乡村东的大路，要民兵自卫团伏击杀敌。自卫团接受命令以后，民兵们个个精神抖擞。任常伦背上一串地雷，扛起土枪，雄赳赳地站在最前头。趁着天黑，民兵队伍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大道旁的山坡上埋伏下来。可是，一直等到天亮，不见鬼子的动静，有的民兵焦急起来。这时，任常伦对同志们说：“八路军同志说过，埋地雷要细心，打埋伏要有耐心，咱们千万不能错过杀敌立功的好机会。”

太阳出山时，鬼子兵果然来了。民兵们等敌人靠近了，一齐开火，打得鬼子晕头转向。趁鬼子组织反扑时，民兵们埋下地雷，巧妙地向山上撤退了。任常伦走在最后边，他躲在山石后面，看准了敌人的行进方向，飞步跑到村后路口，埋下了一颗地雷，一边打枪，一边往山上撤，想把鬼子引向雷区。可是，被民兵的地雷吓破了胆的鬼子兵，心惊胆战地张望了一阵，并不追赶民兵，绕过任常伦埋地雷的地方，向北面石良集据点窜去了。任常伦一看情况有变，冷静地作了判

断，背起地雷，飞快地翻山越岭，赶到了鬼子前头去，在猴山脚下鬼子必经的路当中，埋了一颗大地雷，埋完又用心地作了伪装。

那帮鬼子兵刚刚挨了民兵一顿枪，余惊未息，听听后面枪声远了，看看四周没有什么动静，离石良集据点也挺近了，便放开了胆子。一个鬼子官，骑着大洋马，得意忘形地跑到前面，直溜溜地向任常伦埋的地雷奔去。只听“轰”的一声，鬼子官被炸了个人仰马翻。鬼子们吓得东窜西逃，赶忙抬着死尸钻进了据点。山上的民兵见此情景，都夸年轻的任常伦机智勇敢，干得好！

黄县县委、人武部报道组

艾崗山下英雄儿女

胶东半岛的蓬莱县艾崗山区，群峰矗立，密林参天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这里的英雄儿女，在党的领导下，高举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红旗，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，英勇机智地打击日伪军。这里讲的王格庄民兵，就是当年最勇敢最活跃的民兵组织之一。

治服“独眼龙” 掐线又扒路

一九四二年的一天上午，红日高照，阳光灿烂。在庄南沟干活的民兵，利用地头休息时间在一起研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问题。大家热烈地议论开了。有的说：“毛主席怎么说，咱就怎么办。咱掐电线，扒公路，搅它个六神不安。”有的道：“咱要这么干，就得先整治一下给日本鬼子敲锣放哨、充当汉奸的‘独眼龙’。”指导员李春常最后作了决定：“对！咱们说干就干，今晚上就去搞他一家伙。”

当天晚上，月色朦胧，民兵们来到了丰粟据点。李春常带着十名民兵，从村东头摸进去，埋伏下来。留在村西公路两旁的民兵故意闹出了声响。正在巡逻的独眼龙察觉到有人来了，就一边跑，一边没命地敲锣，炮楼上的机枪随即“哒哒”地狂叫起来。

“注意！抓活的。”李春常小声地命令着。

敌人开了枪，“独眼龙”便迈开四方步，大摇大摆地走起来。没走几步，他猛听得“不许动”一声喊，就被李春常他们象捉小鸡似地给捉住了。

“独眼龙”被架到村南头，李春常用枪点着他的后脑勺说：“你想死是想活？”吓得魂飞魄散的“独眼龙”跪在地上，苦苦哀求道：“我想活，饶命啊！”李春常说：“想活就得老老实实听我们的，今后我们来时，再不准敲锣，听清了吗？”这个家伙早就知道王格庄民兵的厉害，连声说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！”

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李春常又带领民兵来到丰粟据点。他们先在炮楼周围设下岗哨，埋上地雷，然后便掐起电线、扒起公路来。“独眼龙”发现了，刚想敲锣，忽地想起李春常对他讲的话，便心有余悸地摸了摸脑袋，又把锣锤收了回去。

鸡叫头遍时，民兵们已把日本鬼子通往寨里、嵩山、栖霞据点的公路和电线，扒的扒，掐的掐，搞了个稀巴烂。临走时，还故意鸣枪警告了敌人。“独眼龙”眼瞅着民兵们走远了，这才当当地敲起锣来。于是，引得炮楼里的机枪“哒哒哒”地乱响了一通。

此后，王格庄的民兵经常掐电线、扒公路，使敌人变成了聋子、拐子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施计放民工 诱敌人雷区

一九四三年初夏，田野里微风吹拂，麦浪翻滚。

盘踞在王格庄西北七里多地的辛旺集据点的日本鬼子，在周围村庄抓了三十多名民工，强迫修筑炮楼外围工事，准备下山抢粮。

李春常识破了敌人的阴谋，便召集民兵研究了对付敌人的办法，决心粉碎敌人的抢粮计划。

据点在山上。山上缺水，鬼子吃水全靠每天早晨派十几个民工，到半里多路远的山下一眼水井去挑。

这天，天没有亮，民兵班长李田就带领十几名民兵来到了辛旺集据点的南山上。他们怀着仇恨的怒火，迅速在山前的半坡上埋好了地雷。

东方发白的时候，民工下山挑水来了。李田留下六名民兵担任掩护，其余的由他带到水井附近埋伏下来。当挑水的民工走近了的时候，李田发现有两个身穿便衣、手持短枪的坏家伙夹在民工中间。民兵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猛地冲上去，逮住了那两个汉奸。然后对民工说：“你们快各自回村去吧，一切由我们应付。”……

民兵带走两个汉奸后，过了一袋烟工夫，据点里出来了几个便衣汉奸，一看挑水的民工走散了，便急忙跑回据点报告。不一会儿，从据点里窜出三十多个日本鬼子，端着枪，分三路包抄过来。当鬼子来到跟前时，李田他们狠狠地投出几个手榴弹，打了一排子枪，几个鬼子立即丧了命。民兵们在硝烟的掩护下，迅速向南山撤去。敌人象被勒紧鼻钳的牛，紧追不放。这时，在山上的民兵也接上了火。鬼子见后，便一窝蜂似地向山上猛扑。爬到半山腰时，只听得“轰轰”几声巨响，连环雷开了花，把鬼子炸得血肉横飞。民兵们在山上又狠狠地甩了一顿手榴弹，直打得敌人鬼哭狼嚎，捂着脑袋，没命地往回跑。

从此以后，敌人抢粮的种种阴谋，一次次都被民兵粉碎了。

军民打埋伏 痛揍鬼子兵

一九四三年麦后的一天，王格庄接到上级传来的情报，说后辛旺据点的日本鬼子要到大辛店去领军饷、物资，小队长金腾亲自带队。

从后辛旺到大辛店，途中有一条马牙沟，两边灌木丛生，沟旁有两座小山丘。这条沟，是鬼子的必经之路。当鬼子领了军饷、物资回据点的这天拂晓前，王格庄民兵和驻村的区中队，神不知、鬼不觉地来到马牙沟，民兵埋伏在沟西崖，区中队埋伏在沟东崖，手榴弹打开了保险盖，子弹也上了膛，民兵还把自制的两门土炮装满了药。人人注视着鬼子来的方向。

将近中午时，从沟北传来马叫声。李春常叫大家做好战斗准备。远远望去，只见日寇小队长金腾骑在马上，四十多个鬼子象“吊丧队”似地紧紧跟在马屁股后边，还有几匹骡子驮满了物资。

敌人越来越近，眨眼钻入沟口，闯进了伏击圈。李春常喊了声：“打！”西崖的民兵首先打响了。成束的手榴弹飞向敌群，两门土炮“轰咚轰咚”地吼叫着。日本鬼子遭到这突然的袭击，象受惊的野兽，东撞西窜，乱作一团。骡子掀掉了驮篓，四散逃去。金腾一个倒栽葱，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他爬起身，一手捂着屁股，一手挥舞着指挥刀嚎叫。鬼子便在机枪的掩护下，向西坡拥来。当鬼子爬到半坡时，民兵又扔手榴弹，又打排枪，把鬼子接连撂倒五、六个。其余的鬼子，慌忙滚到沟底去了。

金腾看到地势对他们不利，慌忙指挥鬼子抢占沟东崖的制高点。埋伏在东崖的区中队，等到敌人靠近时，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，突然一齐开了火，冲锋号也嘀嘀哒哒响彻山谷。民兵和区中队以泰山压顶之势，从两面坡上冲杀下来。鬼子听到满山遍野的喊杀声，肝胆俱裂，溃不成军。金腾一看中了埋伏，便带着十几个没死的鬼子，拚命逃回了据点。

当后辛旺据点的鬼子赶来增援时，区中队和民兵早已带着俘虏和战利品，进入了艾崮山中。

蓬莱县人武部、王格庄公社
人武部、王格庄民兵连

两仗歼敌百余人

一九四八年潍县解放后，部分漏网的国民党残兵，妄想从益都南部顺山区小道逃往济南。

“早已森严壁垒，更加众志成城。”这一带的民兵们，昼夜巡逻，随时准备消灭敌人。农历三月二十七日晚上，石庙子村的民兵杜芳照等三人，隐蔽在枣园山上的一个山凹里，不时把耳朵紧贴在石头上，听着四周的动静。突然，从阎家峪方向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凶狠的谩骂声。他们断定是万恶的蒋匪军来了，听动静至少有几十人。敌人很快就会来到，集合民兵围歼敌人已经来不及了。怎么办？杜芳照等三人耳语了一阵，便迅速爬上了不远的南岭，埋伏在敌人必经的枣园山口。当又饥又乏的敌人拖着笨重的身躯，爬上山坡，来到山口时，他们三人忽地跃起来，齐声喊道：“不准动！我们是山东军区便衣队，缴枪不杀！”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懵了，一个个跪在地上战战兢兢地哀求说：“解放军饶命！”杜芳照高声命令道：“放下武器，后退十步，不准乱动！”就这样，三十五个匪军，乖乖地放下武器，当了俘虏。

三位民兵不费一枪一弹智歼蒋匪的消息很快传开了。第二天，石子村民兵钟家同、宋云海，宋家村民兵马白芳等，来石庙子村找杜芳照。他们一块到城南傅家村，商议着如何更多的消灭敌人。正当他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的时候，史大爷跑来报告说：“有七十多个匪军，躲进地主裴广福家里了。”

六个民兵一听，立即决定全歼这股蒋匪。他们乘敌立足不稳，迅速包围了裴家大院，打了一阵排子枪。敌人的哨兵吓得龟缩了回去，院里的群敌象无头苍蝇乱成一团。杜芳照用他那铜钟般的声音喊道：“你们已被包围了，缴枪不杀！”“狡猾的敌人扔出了二十多支破步枪和两支驳壳枪，想要个花招，再部署兵力进行顽抗。杜芳照识破了敌人的鬼把戏，抡起敌人扔出的驳壳枪，连续打了两梭子弹，又把敌人吓懵了。这时，附近的上百名民兵应声赶来，包围了这股残匪。“缴枪不杀，优待俘虏！”顿时喊声震天动地，象真有千军万马之势。七十多个匪军本来就被打得丧魂落魄，走投无路，此刻，又被强大的人民武装团团围住，只好扔下武器，全部当了俘虏。这一仗，共缴获长、短枪六七十支，各种子弹四千余发。

接连两次智歼群敌的胜利，大大鼓舞了广大民兵的斗志。他们在斗争中又继续做出新贡献。

益都县革委、人武部报道组

父子三杆枪

解放战争时期，菏泽城东北四十多里的地方，活跃着一支威震敌胆的人民武装队伍，这就是临泽县三区（现菏泽都司、安兴一带）的武工队和民兵。武工队领导人是三区武委会主任田四德。他贫农出身，抗日时期就参加了农会和民兵。田四德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，很快由一个普通老百姓成长为一个英勇善战的指挥员。在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军分区召开的英模大会上被选为一等战斗英雄。他的长子田兆稳，一九四五年春天当民兵班长，一手拿枪，一手拿锄，打敌人，搞生产，样样都是响当当。他的次子田兆迎，十一岁参加了儿童团，站岗、放哨、送信，积极参加革命活动。后来跟随田四德在菏泽一带转战杀敌，练就一手好枪法。田四德父子三人心红胆壮武艺高，使敌人闻风丧胆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父子三杆枪”。

（一）

一九四七年初春的一天，田四德和队员们，正在吃晚饭的时候，县上青年主任老窦急匆匆地赶来，对他说：“明天一早，国民党反动派六十八军的‘刘疯子’，从菏泽往郓城运送给养和其他物资，要经过都司集，上级决定由你率领武工队，埋伏在都司集公路两侧，把住这一要道。另外，县大队配合

你们，埋伏在周庄、老虎庙、刘庄一带，等敌人汽车开进包围圈时，他们切断后路，你们迎头痛击，来个关门打狗，全歼敌人！”老田一听，坚定地回答：“好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队员们也都高兴地摩拳擦掌，决心漂漂亮亮地干一场。

夜幕笼罩着大地。十七人组成的战斗小队，在田四德率领下，悄悄地插进了都司集。大家趴在冰凉的壕沟里，等待着前来送死的敌人。

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，东方渐渐发白了。这时，轻微的马达声从南边传来。不一会儿，一辆辆汽车的影子，映入眼帘。二百米，一百米……汽车愈来愈近了，只见押车的伪军，抱着枪，耷拉着脑袋，在车上打瞌睡。田四德身旁的一个队员悄悄说：“田主任，快打吧！”田四德说：“沉住气，等候命令！”话音刚落，突然一阵枪响——县大队从后面卡住了敌人的后路。敌人见势不妙，立即加快车速，妄想逃命。枪声就是命令！这时，田四德胳膊一甩：“打！”一颗颗手榴弹飞了过去。第一辆汽车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瘫在路上，后面的汽车被挡住去路，来不及刹车，于是，唏哩哗啦地撞在一起。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，乱作一团。后面车上一个伪军抱着头，跳下车来，企图逃命，田四德一枪打去，那家伙便见了“阎王”。在田四德的带领和指挥下，战士们个个奋勇杀敌。战斗只用了三十多分钟就结束了，十一辆汽车全部成了我们的胜利品。

(二)

一九四六年秋后的一天清晨，邵连王庄附近响起了密集

的枪声，上千个蒋匪兵恶狼似地向邵连王庄扑来。

当时，我们临泽县三区的同志和二十多名武工队员，正住在这里召开各村民兵干部会议。由于敌我力量悬殊，情况十分紧急。区委卞书记和田四德商量了一下，决定留下五名精悍的武工队员来阻击敌人，其余同志马上转移。

田楼民兵班长田兆稳听说后，坚决要求留下阻击敌人。卞书记看他年纪小，开始不同意，小田再三请求，最后还是答应下来了。

敌人越来越近了。担任掩护的武工队员和小田隐蔽在寨墙里，等敌人成堆地到了墙脚下，猛地一阵排子枪和手榴弹，打得敌人血肉横飞。不多时，敌人又分南北两路向村里包围过来。他们主动撤出村子，分南北两组截击敌人。小田和两名武工队员埋伏在村北树木茂密的坟地里。

这时，敌人从西边过来了，小田一梭子子弹擦倒了几个敌人，吓得其余敌人有的抱头鼠窜，有的趴在地上不敢动弹。过了一会儿，敌人又上来了，他们一阵手榴弹，又把敌人打了回去。一连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，敌人的尸体象谷个子一样躺下了一片。

“兆稳！你跑不了啦！快过来吧！”小田一怔，心想：敌人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叛徒郭传得。他怒火万丈，恨不得一下子过去宰了这个狗东西。这时，小田想了一条计策，他把枪往地上一扔，喊了声：“好，来拿枪吧。”狗叛徒信以为真，马上和两个家伙提着枪向林子里奔来，一群匪兵也胆颤心惊地跟在后面。等敌人隔的不远了，小田将身子向前一探，拿起枪“当”的一声，最前头那个家伙的脑袋开了瓢。接着，又一连扔出几颗手榴弹，敌人被炸的乱了阵

脚。小田和两名队员乘机撤出坟地，向东一口气跑到尹双河村南，和打埋伏的武工队员汇合在一起。

敌人进了邵连王庄，连我们的人影也没见到，于是继续向东追来。小田和几名武工队员趴在坟头边，看到敌人穿过朱屯，直奔李连文庄。当头一个家伙骑着白马，四处察看着。“啪”的一声，小田一扣扳机，那家伙栽下马来。在武工队员们的猛烈打击下，敌人死的死，伤的伤，逃的逃，乱成了一窝蜂。

这时，小田和武工队员，看见天快半晌，便追赶区武工队去了。敌人什么也没捞到，只好抬着死尸和伤兵滚了回去。

(三)

一九四七年秋后的一天拂晓，小兆迎听说父亲又要带领武工队到老虎庙刘庄打还乡团，他坚决要求跟着去。当他的要求被批准的时候，乐得一蹦老高。他坚定地说：“我对还乡团这帮狗杂种恨透了！这次一定要亲手抓他几个，毙他几个，为咱穷人报仇！”

战斗在老虎庙刘庄打响了。武工队员们，精神抖擞，杀声震天。初次参战的小兆迎更是生龙活虎，斗志高昂。一阵冲锋，打得敌人死伤大半，剩下的几个朝东南狼狈逃窜。武工队乘胜追击，把残敌挤到了郭堂李庄，随即开始了搜抓残敌的战斗。

机警灵活的小兆迎，端着上了刺刀的钢枪，这个柴禾堆里捅捅，那个秫秸堆里扎扎。突然有几捆高粱秸好象刚被扒

动过，便喊道：“这里有还乡团！”武工队副队长老李听到小田的喊声，急忙赶了过来。小田食指紧贴扳机，枪口对准秫秸堆，老李便去搬秫秸捆。这一搬，嘿！果然露出一个胖家伙，吓得浑身哆嗦，乖乖地举起了双手。

傍晚，武工队押着俘虏向村外走去。刚出村口，小兆迎看到树上有一只受惊欲飞的麻雀，他举枪一击，那麻雀应声落地。接着，他警告俘虏说：“谁敢逃跑，就叫他象这只麻雀一样！”俘虏们吓得面面相觑，老老实实地被押走了。

菏泽县通讯员学习班

[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]

书名 = 山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第3集

作者 = 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编

页数 = 1 2 4

S S 号 =

D X 号 =

出版日期 = 1 9 7 3 . 0 5

出版社 =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

书名

目录

威震四方的“神枪班”

民兵队长李刚

两把杀猪刀

夜捉伪团长

十字路镇传凯歌

刘菜园联防队

“抗日模范村”——桥南头

“五烽雷”飞上莱山顶

小沽河畔杀敌寇

渡海夺枪

宝屏山下巧布雷

石门坊前歼残敌

模范民兵爆炸队

粮站卫士

盘龙山十一勇士

捉匪记

珠山歼匪记

三打还乡团

清水泊民兵游击队

沂河“引渡”淹匪兵

任常伦当民兵的时候

艾崮山下英雄儿女

两仗歼敌百余人

父子三杆枪